

第肆章 個案分析 板橋社區大學

第一節 板橋社區大學的發展與現況

一、一個不分工的板橋社區大學行政團隊

板橋社區大學初創校之際，由張則周老師擔任主任帶領詹曜齊、溫苡廷、張蕙雯、林瓊華及黃泰山等五名工作人員一起運作校務。除黃泰山外，其他四位工作人員早在學生時代就彼此熟識，有著同是輔仁大學同學及學長姐的淵源，畢業後投入社會運動，即認識當時從事地下電台工作的黃泰山。這五位工作人員的共通點除了皆有投身社會運動的背景外，從大學時代就扎根心中的左派思想對他們的影響更是深厚，加上學運世代的薰陶，社會主義的人道關懷理念也是這五人在替板橋社區大學做任何校務決定時的判準依據，板橋社區大學從辦學理念、課程設計規劃、師資延聘、校園布置風格、活動主題設計，皆受工作人員左派理念所影響。詹曜齊說：

『我們五個人有一個共同特色，這個共同特色可能是其他社區大學沒有的，我們五個人都全部標榜左派，所以談社區大學的相關理念會從經濟、社會的公平、正義去理解。』（詹曜齊，2）

（1）不分工、不架階

板橋社區大學對行政工作不分工的堅持其實有其淵源，在社區大學草創初期，歷經經費問題、校地問題等重重阻礙，工作人員面對每一難關，都是透過一起討論、一起思考、一起解決問題，因此即使正式設校後，工作人員仍舊依循以往的運作習慣。他們不願將一個人分配只負責某一部份的事情，而是希望每一位工作人員都能對板橋社區大學有全盤的瞭解。溫苡廷解釋說：

『我們本來就比較不贊成把一個人..就是規定說你只能做某一方面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就別人來做，這樣也不好，因為板橋社大是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全面，整個學校全面他都看的到。』(溫苡廷，14)

在台北縣社區大學剛成立時，黃武雄(1999)接受新新聞採訪時，就曾提及『其實我比較重視的是：社區大學不是一個單純需要重視效率、重視辦學績效的地方。社區大學其實是比较平民化、鬆散的地方，但大家可以發揮他個別的才能。也許有些時候不要那麼有效率，基本上是讓大家可以參與互動的場域，這樣慢慢發展出來的文化會有點不一樣。它不是汲汲要追求企業績效、效率，而是開放的，像平民廣場一樣，讓大家可以參與。所以主導者不能有太強的支配欲，急著要表現什麼，但是要有比較遠的眼光去看問題。』

工作人員的社運背景，讓他們在彼此溝通的成本小很多，彈性也比較大，但這樣的社運背景也讓他們不能接受被架階，一旦有人想要去架構別人，自然就會另外有人出來挑戰他。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本來就會有糾葛，加上這一群工作人員來自不同的社運團體，帶進來的是不同的組織文化背景及不同的行事風格，因此初期的合作也不是理念合的來就能一切順遂，工作人員也經歷過一段有爭吵、有溝通的磨合期。張蕙雯受訪時笑說：

『你把那個階層架出來，很多事情就沒辦法做了，因為他就會變權責分明，當這是一個權責分明的地方的時候，就會怪來怪去，那個是人、行政的，然後就會把自己落入..就是你只管行政而不管想法。』(張蕙雯，7)

『『團隊』的意涵，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不只在理念，也在形式狀況的謀合，板橋作為一個團隊，並分像是主任或誰是高層級，說了就算，而是大家一起共同承擔責任，也承擔錯誤，所以才說都有決定權也都有否決

權。但當我們這個團隊的狀況和其他團體合作時，他們假如是個層級分明的團體，即便理念相合，都有可能因形式作風合不來而無法繼續合作。」

(張蕙雯，9)

(2) 輪流進修再充電

因為板橋社區大學沒有明顯的分工，所有的事情都一起討論參與、一起執行，因此就算有人暫時離開職位，也不會亂了手腳。在這裡，工作人員彼此之間有一個默契，『要把自己當成是社會改革的一份子，而不是只是一個行政人員』（溫苡廷），因此，工作人員認為組織必須不斷活化，思考也應該要一直更新、不斷注入新的想法。為了讓大家都能有再充電的機會，板橋社區大學的工作人員輪流再進修，目前林瓊華即將在法國取得博士學位，黃泰山則在清華大學攻讀博士，去年詹曜齊已經順利從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畢業，張蕙雯在今年緊接著進入清華大學人類研究所。板橋社區大學行政人員的陸續進修也為學校不斷帶進新的概念與想法，例如詹曜齊進入研究所進修後，對於原住民議題及新移民女性議題的關注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及想法，因此將這些議題帶回社區大學並找來研究所的同學一起協助社團發展。張蕙雯也將其人類學田野的觀點與其他行政人員分享，不斷的進修及永遠都有新的觀點，將讓行政團隊永遠都可以產生新的想法及作法可實現。沒有分工制度的板橋社區大學，即使有工作人員在工作期間進修學位，也不會一下子打亂既有行政運作，因為所有的行政業務是一起討論出來的，每個人都可以接的上手，溫苡廷就說：

『我們會互相 cover 啊，比如說像現在蕙雯在唸書，之前是阿吉，再在之前是泰山，我們就會做一些互相配合或調整，因為事實上我們不是明顯的分工，所以不會說少了一個人，那一塊就一定沒有了，就完全糟糕了，基本上都不會有這樣的事情。』（溫苡廷，18）

『就是說大家在這裡面還可以找到自己想要東西，而不是說這個工作場合就一直、一直把你弄得好像一個上班族。理念的探討是從來沒有放棄的，因為大家都一直在進修，一直在往這條路上走。』（溫苡廷，18）

（3）校務志工的支援

板橋社區大學剛成立時，招募了一群熱心的校務志工，七年來，這一群校務志工長期協助行政辦公室的日常業務，他們幫忙教具的管理、幫忙報名選課等事務、幫忙廣播、接聽電話、及課程諮詢等等，工作人員認為板橋社區大學能有今天的規模，所有的苦勞及功勞都是這群校務志工的，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板橋社區大學。這群校務志工也散佈在每一門課程中，有些是國中老師、有些是職業婦女、有些是退休的公務人員，也有家庭主婦及商店企業的經營者，他們來自板橋、土城、樹林等各地的大哥大姊，不但是構成板橋社區大學的主要成分，同時也成為板橋地區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板橋社區大學，2006）。板橋社區大學為了鼓勵志工的投入，提供免費選修一堂課程，並不定時舉辦相關培訓課程與活動。另外，為了鼓勵公教人員及中小學教師參加志工社，研習時數也都以最高時數計算。對於板橋社區大學將一些行政運作交付給志工負責，溫苡廷的看法是：

『要看你的開放性有多大，你願不願意把學校的其他成員也放進來，讓他們成為學校的一部份。如果願意，很多事情就會變的很簡單，那你如果都不開放，就是想要工作人員來掌握這一切，那就會比較困難，當然很多事情會多到你做不完，可是我覺的我們還好，你要抓的是大方向，很多細部的事情很多人會幫你達成。』（溫苡廷，14）

（4）永續就業工程人員加入

2001年，職訓局推出永續就業工程的計畫，板橋社區大學也申請了兩位名額，並在2002年獲得補助，在這兩位工作人員的加入之後，也大大減輕了校務志工在

辦公室的行政業務量。板橋社區大學在選擇永續就業工程的工作人員時，並不是抱持著『大家都想挑年輕力壯的年青人』或是『要有一技之長』的想法，相反的，深受左派思想影響的這一群工作人員，在當初來面試的十幾個人中，他們選擇裡面最弱勢、失業最久、年紀大又沒有特殊一技之長的人，研究者在實習期間曾就此問題問過行政人員的想法，三名主要行政人員不約而同的回答：國家既然有心花這筆錢，就應花在刀口上，最應該得到這一比幫助的人應該是最弱勢的人，有特殊專長又年輕的人，自然會有其他單位要他們。這一群最弱勢的人已經被社會遺棄，如果社區大學不幫他們，再讓他們回到重視功利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仍然會遭到漠視。詹曜齊說：

『永續就業工程只有八個月，其他社大大多在結束時就將人辭掉，但是板橋社大沒有，至今已經將近三年了。因為如果把他們辭了，他們又要失業了，板社大希望只要社大一天不倒，就不會把他們辭掉。』（詹曜齊，P6）

透過永續就業工程計畫來的人，到了社區大學後，必須再用些心力來讓他們瞭解社區大學的淵源、幫助他們適應工作內容，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從社區大學的脈絡出來的。另外，政府只補助永續就業工程人員八個月的薪資，且最高工資也不超過每月新台幣 16,720 元，但工作人員表示，只要板橋社區大學一日不倒，就會盡全力續聘他們，不讓他們再度失業，且盡量以加班名義來替他們額外加薪，因此這些因為永續就業工程而來的人，目前也都繼續留在板橋社區大學工作。這也是板橋社區大學向來不太喜歡辦大型活動的原因，因為一場活動的開銷，往往就可以多支撐永續就業工程人員往後的薪資。

板橋社區大學共申請兩次永續就業工程人員，包括第一次申請時的兩位續留人員，目前共有四位，且也都逐漸扮演起行政團隊裡重要的角色，三位主要的工作人員因此不喜歡人家再說板橋社區大學只有三位工作人員就可以辦一個社區大

學，因為尊重其重視其他一起為板橋社區大學付出的人是很重要的，如圖 4-3，因此他們現在喜歡說：『我們有七位工作人員，及一大群志工一起稱起板橋社區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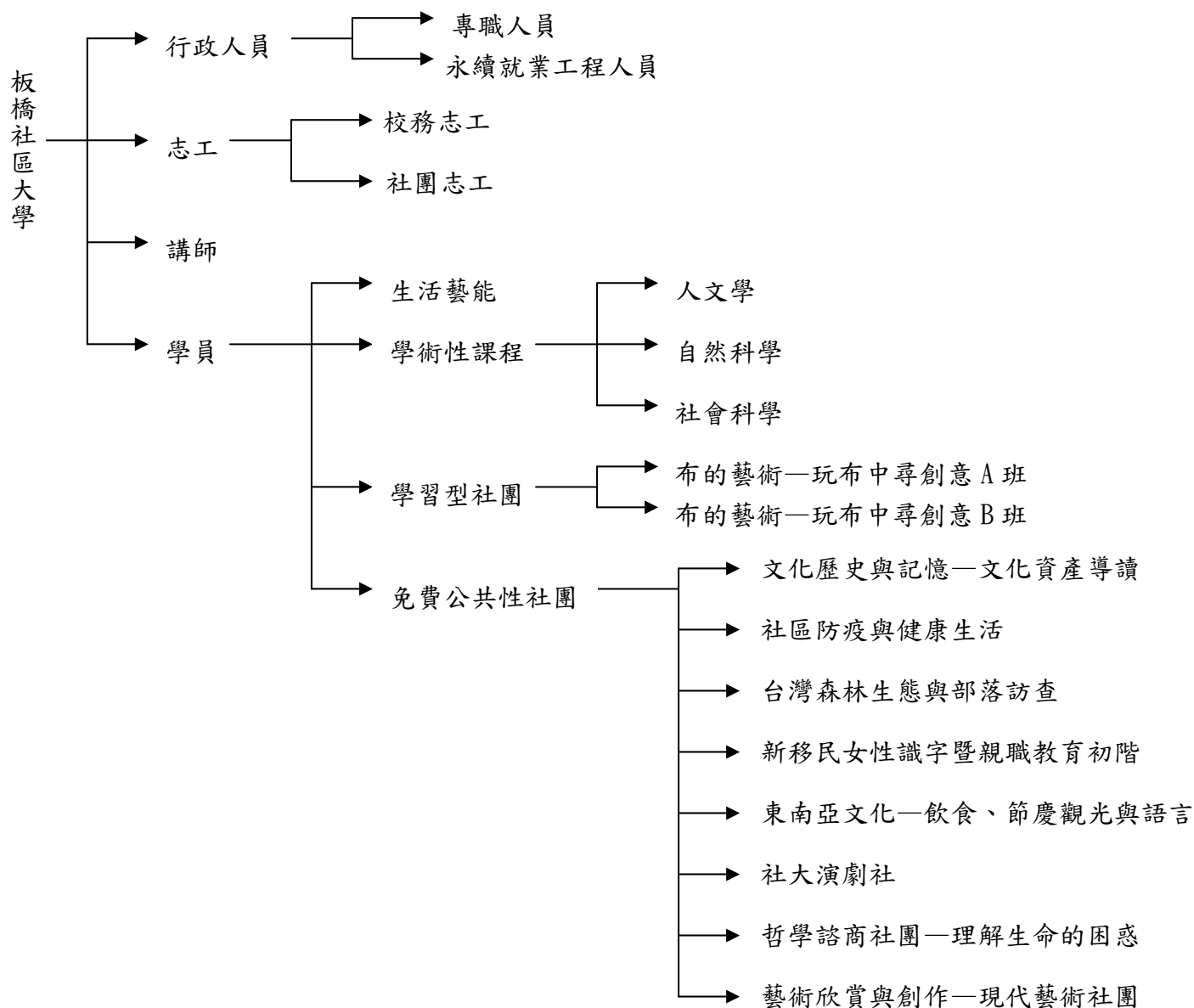


圖 4-1 板橋社區大學 校務運作簡要圖

二、辦學理念

黃武雄(1998)認為辦學應有三個層次的目的，使學習者從教育過程中得到：1、知識性的操作訓練；2、問題分析能力的培養；3、詮釋、批判與創造力的發展。板橋社區大學認為社區大學做為一場社會改革運動，既然要對抗的是既有的套裝知識系統，那麼學院裡所傳達的一切，就是造成今天所見後果的動因，因此，社區大學所要展現的批判性首先就要針對我們習以為見的知識體系，因此，板橋社區大學將『整體性知識的實踐』做為辦學的理念，並認為對知識解放鼓動者來說，套裝知識所形成的世界是一個逐漸向資本主義傾斜的世界，那麼，透過『整體性』理解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知識就是最可能達到『知識解放』的途徑。固守在分科角度的人很難理解整體性知識，但一般民眾反而是活在整體性知識裡，喚醒民眾對自身整體性知識的信心及打破對階級的崇拜，是板橋社區大學一直一來的理念。

我們的總體性知識理解可以在公共性社團的發展中找到實例。三年前，大漢溪上游泰雅族部落的發展問題開始進入我們實踐的範圍，以空間來講，大漢河流域或者早年板橋都市的發展其實都與河流上游部落的命脈息息相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大漢河流域的發展、環保、文史、上游泰雅部落的族群文化、經濟方式等等，空間上橫的流徙，卻都同樣受制於漢人的經濟活動。一旦視域進入經濟活動，則「現代化社會」所帶來的新的生產方式又將大漢河流域劃入台灣整體經濟的發展過程裡，表現在泰雅族部落的就是傳統「知識系統」的瓦解，取而代之的就是現代化的「知識」。部落發展的理解如果到達這裡，整體性的範圍就昭然若揭，問題如果走得更遠，恐怕連「公民社會」如何成為運動的目標都要從這個知識系統的撞擊過程來重新思考。（引自板橋社區大學網站，2006，資料來源：<http://www.pccu.org.tw/about1.htm>）

三、潛在課程的規劃與現況

除了學術、社團活動、生活藝能三大類課程的設計安排，板橋社區大學也曾經運作過『公共論壇』、『文化夜市』、『課程交流暨師生座談』等潛在課程。

『課程交流及師生座談時間』的操作方式是在每門課三小時的課程中，規畫課程後半段四十分鐘時間為『課程交流暨師生座談』，除了學員選修的本門課之師生座談外，學期中還安排其他課程的講師進行講演及交流，讓學員的視野及觀點寬廣。但在實際運作後，目前已取消這項措施，黃武雄當初設計這樣的溝通模式是希望可以與體制內的學校，能夠達到師生關係拉到平等的位置，但社區大學本身的構成就跟體制內學校不一樣，學生多半已是社會人士，已經不至於會有『怕老師』的情結，且師生的溝通管道，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方式都可以，實在無須再規範一套機制來運作。因此，目前板橋社區大學不再特別設定這項安排。

『文化夜市』則是在每天八點到八點半這段下課時間舉辦，活動內容可以是新課程介紹、新老師自我介紹、課程表演、個人才藝展現、，整段時間就像江湖賣藝一樣熱鬧。剛開始同學也很樂於參與，不過慢慢出現一些問題，例如因為舉辦文化夜市，讓課程的結束時間往後拉長，同學回家時往往已經超過十點多，以社區大學學員多是女性來講，確實有安全上的憂慮；另外，由於教室的分佈位置，使有些學員為了參加文化夜市必須下樓到籃球場，除了會拖延上、下課時間，也會使人不願在上樓、下樓間來回往返。但讓大家最困擾的是環境空間的問題，沒有一個可以讓活動聚焦的場地是文化夜市目前暫時停止舉辦的主要原因，但是板橋社區大學表示一旦有機會換到新校區，若有好的環境空間，文化夜市也將恢復舉辦。

至於『公共論壇週』，目前是在學期中安排一至兩週為公共論壇時間，針對時勢及公共議題，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校內老師或志工學員進行講演及座談，所有師生將一同參與討論。

『公共論壇』是板橋社區大學投入非常多心力的重點工作之一，從社大剛成立到現在，歷經幾次形式上的變動。首先是在每週六舉辦公共論壇，但發現很多學員在星期六仍然必須工作，因此使他失去參與的機會，而能在星期六出席的也永遠都是同一群人。因此，便將原本一學期會有十八次的公共論壇，集中在第八週、第九週舉辦，每天都會有場次，並要求師生一同參加，學員若參加五場公共論壇以上，則可在下學期免費選修一堂學術性課程。

在公共論壇的主題方面，剛開始是以單一議題為討論主題，例如以『核四』或『水資源』為主題規劃一系列講座，不過一旦學員對此議題沒興趣，也可能連續一週不來上課，有些學員也會因為對所規劃主題心生不滿而排斥參加，例如將『核四議題』簡化為『藍綠問題』。因此公共論壇的主題開始朝多面向發展，型式方面也加入影展、記錄片展等，在邀請講師部分，工作人員也開始請校內老師或公共性社團的志工擔任演講者的角色。

除了『公共論壇』、『文化夜市』及『課程交流暨師生座談』等有確切形式的『潛在課程』，板橋社區大學認為校園環境的布置亦是影響學校師生對社區大學理念認知的重要管道。因此板橋社區大學不是將有限的校園環境拿來做公告是項用，而是以看板、圖示等介紹學校所關心的公共議題、公共性社團的介紹及社區大學的辦學理念等，試圖營造出一個有辦學理念氣氛的校園。

四、公共性社團的發展

社區大學的目標應是對社會『整體知識』的反省，並發展實踐的方案，透過集體的行動改革社會。在這個觀念下面對社區的經營，會著重課程教學以及社團組織兩面向，希望個體從生活於社區的點滴事務、生命經驗和社會理解開始，引導其投入社區公共事務工作，從社區中面臨的各種問題，找尋集體運作與解決的方針，並同時於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回頭反省社會整體知識的發生根源。簡言之，社大在社區中的定位不只是在地性的回應社區居民的需求，發掘社區的特色，同時立足於社會中，以集體實踐的方式反省知識的理解與概念（板橋社大，2006）。

板橋社區大學的公共性社團主要是由校務志工轉型成立的。在永續就業工程的工作人員加入協助辦公室行政業務後，平時忙碌的校務志工因此閒置，工作人員重新思考志工的角色，於是工作人員開始帶領志工辦讀書會或電影欣賞討論會來培訓志工，同時由於工作人員與志工們都非常熟捻，瞭解每為志工的背景及性格，於是便鼓勵志工們可以到不同的公共性社團幫忙，因為這樣也算是當志工，因此多數的校務志工漸漸加入公共性社團轉型擔任『社團志工』的角色，在社團裡，他們不但是板橋社區大學與一般學員的最佳溝通橋樑，同時也能在社團裡扮演起催化性的角色，擔任社團幹部甚至領導社團運作，因此在社團裡肩負使命的責任感，讓他們找到了認同與成就感。以『新移民女性識字暨親職教育社團』為例，該社團剛成立時，連課本、教材都沒有，全部都是由志工們自己討論出課程內容、編輯教材，可以說是從無到有的一個社團，志工們也從來沒有上台教學的經驗，但他們在不斷的教學試驗中修改方式及內容，幾年來的努力經營經驗，也讓這一群志工們經常受邀演講，甚至到其他社區大學提供支援或協助社團的組織。

板橋社區大學認為公共性社團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催生一個社區關懷團體，因此『公共性』是每個社團都必須要有的精神，至2006年為止板橋社區大學成立的

公共性社團計有：『文化歷史與記憶—文化資產導讀社團』、『社區防疫與健康生活社團』、『台灣森林生態與部落訪查社團』、『新移民女性識字暨親職教育社團』、『社大演劇社』、『哲學諮商社團—理解生命的困惑』、『藝術欣賞與創作—現代藝術社團』。其中，資深新移民女性社團志工及參與社團資歷較長的外籍配偶在本學期合作開設了『東南亞文化—飲食、節慶觀光與語言社團』，而成軍多年的『大漢溪保護社』，則轉型成為『社大關懷生態環境社』並在志工們的主導規劃下，開設一門『認識大自然—台北自然誌』的課程。

第二節 板橋社區大學的環境觀

台北縣社區大學由於運作團體不同，因此各有其主要定調及走向，例如蘆荻社區大學在夏林清老師的帶領下，多以工運及婦女運動工作者為主要班底；板橋社區大學張則周老師則有兩個主要背景，一個是教改的背景，另一個則是環保運動，曾經擔任台北縣環評委員，也參加環保團體，農化系的自然科學背景，讓板橋社區大學在成立後也就往環境保護這方面去努力。張蕙雯說：『隨著這個社會發展的過程裡面，所產生的很多污染，他對於這些污染感到憂心，覺得應該要去控制，然後要去做保護，但是因為他其實有心想往這邊推，所以其實在我們的團隊也會就順勢想往這裡』。

一、工作人員對環境的觀點

在板橋社區大學工作人員眼裡，資本主義邏輯裡的世界，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是無法決斷切割的。何明修（2006）指出，在以往，勞動者的組織往往是與環境團體相對立的。工人經常與製造公害的工廠站在同一邊，他們認為反公害的訴求將傷害他們的工作權。台灣的環境團體發現在樣的矛盾，工廠圍牆內的污染算是工業安全衛生，是勞委會的管轄事項，但是圍牆外的污染卻是環保問題，是環保署的業務。勞動者往往是工業污染的第一個受害者，他們也最瞭解生產線的實際狀況。環境運動者由於其專業中產階級的背景，經常忽略了勞動者對於就業安定的渴望，而導致了環境權與工作權之間的衝突。以流經板橋的大漢溪為例，被關注的不應只是大漢溪板橋段的自然生態環境，大漢溪沿岸工廠的污廢水問題對河川的影響、在工廠裡領微薄薪資的勞工們、近年因為工廠外移而產生的失業勞工問題、目前工廠裡的外勞問題、台灣社會對外籍配偶的需求、大漢溪上游泰雅族原住民的族群文化、經濟方式、、這些問題都由大漢溪所串起，板橋社區大學要打破的是資本主義過份強調的個人主義思考模式，要大家再次省思體系的

重要性。詹曜齊認為探究環境問題的時候，更應該同時面對資本主義的問題，環境問題就是整個台灣的經濟結構問題，因此對於任何環境變動，應該去發掘背後的各種力量，如此整體性的問題就不能只是用『地方』的思考去解決。詹曜齊對環境的理解是：

『我所理解的環境是，這是一個空間。一個資本主義的邏輯裡面的空間，資本主義控制了一切的東西，所以底下的人的思想、宗教、愛情觀、價值觀都順這個東西。一個人他的愛情觀、他的價值觀他的人生哲學，都是符合這個資本主義的，然後越搞越嚴重，那你如果要改變這個社會，就是要去告訴他：你會這樣想就是因為這個東西控制你。』（詹曜齊，38）

張蕙雯以他帶領社大志工的經驗表示，志工們最初的環保概念會停留在『保護自然環境』，但當他當帶著志工們漸漸去深入瞭解問題時，就會發覺只用自然環境去思考是無法真正行動的，例如如何去面對農人種出鎊米的問題，他們也是受害者，難道就只要限制他們不去使用土地就沒事了？當大家開始深化社會面與自然環境互動的部分，便會發現環境有非常複雜的重疊性，因此板橋社區大學不斷找進更多不同的觀點和不同領域的人來充實原先的觀念和落實的行動。

二、操作歷程

板橋社區大學計較的是整體性的環境問題，從課程、公共性社團、公共論壇主題的安排裡可見端倪。在課程安排設計時，明白一般民眾無法跳過自然環境而直接進入社會環境來討論他周遭存在的問題，瞭解這個急不得的道理，在剛開始的課程安排，便邀請野鳥協會、自然步道協會、荒野等團體來開課，以讓民眾願意接近自然為第一步，接下來才有機會將學員從同好團體提升到關注自然與社會的互動，這樣的課程場場報名爆滿，除了代表成功跨出第一步，也顯示民眾對於親近自然其實是有期待、很想去認識的。

Orr (1992) 曾經提出六個理念做為環境教育的基礎：

1. 所有的教育都是環境教育
2. 環境議題是複雜的，不能在一個科目來瞭解
3. 對居民，教育是發生在對一個地方的對話，要有好的對話特質（真實的和有力量的），對話不能急，要順應自然的節奏，對話要有建設性
4. 教育的方式與其內容是同等重要，環境教育必須改變人的生活形態而非說說而已，而且學習是在學習者的生活情境中，是參與和經驗
5. 在自然環境的經驗是重要的，而且有助於好的思考
6. 教育要與如何建構永續發展有關，使學生有能力與自然相處

有了先與自然環境親近的經驗課程，板橋社區大學再透過公共性社團、公共論壇、及戶外參訪活動來拉高學員對環境的理解層次。在跟老師討論與瞭解學員狀況後，第二年下學期的課程安排，已經開始找尋一個對環境整體性瞭解的方向，因此在第三年即建構出為期兩年四學期的環境學程，每學期安排五學分的課程，兩年下來，共計二十學分，修完全部課程的學員並不多，板橋社區大學在意的也不是完全修完學程的學員數有多少，而是在這過程已經慢慢出現一些種子學員，對於學程設定的課程他或許沒有辦法全部都修，但是戶外環境參訪的活動他願意參加，環境問題的討論他願意參與，也就是說如何讓這一群種子學員繼續凝聚力量維持關懷社會的熱誠，是工作人員想要積極處理的問題，於是在板橋社區大學成立的第四年，當各種公共性社團陸續成立時，『關懷環境生態社社團』也順利成立了。社團裡當然有修完全部環境學程的學員，而這一群人憑著他們對環境較完整性的理解，讓他們更有意願與勇氣在眾人面前展現他們的所學，也因此讓他們成為了大漢溪的導覽員，導覽時所呈現的內容，也從剛開始較著重在文史與自然生態的介紹，漸漸加入更多他們對社會因素與自然環境間不可切割的理解，張蕙雯一次又一次跟著由社團導覽的『大漢溪深度探索之旅』，深刻體會大家的轉變過程：

『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他們的改變，那個導覽已經不再是對生態環境或文史的解說，他們已經開始會去討論這個大漢溪的環境跟社會環境變遷的相互關聯，那個改變他們或許不自覺，但是卻會讓我們在旁邊看了覺得很有成就感』。(張蕙雯，P13)

板橋社區大學以整體性的角度看待『環境』，包括無法切割獨自討論的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進一步觀察他們所關心的社會環境，其實可以用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階級）來理解，這也是批判教育必定碰觸的問題。馬克思的經濟與社會觀念形塑了批判教育學的根源，馬克思相信學校教育一直是被用來做為菁英價值體制化，並灌輸人民使其不自覺維繫這些價值的工具（黃柏叡、廖貞智，2005；Joan Wink，2000）。而 Paulo Freire 之所以會被他的國家監禁並放逐，也是因為他不只教農民識字，透過識字，他還教農民受壓迫的理由，也就是不只是教農民『閱讀文字』，而是教他們批判的『閱讀世界』（Freire & Macedo，1987），Freire 教農民用他們的知識和讀寫的能力，去一再地檢視主流社會所塑造的權力結構，例如板橋社區大學對於新移民女性社團成立的目的並非僅止於教導外籍配偶學習中文或如何融入台灣的生活文化等實用功能取向，更大的企圖是是要讓整個社團的志工及外籍配偶能瞭解他們彼此在這個社會結構裡的相互關係，也唯有經過瞭解與反省才能進一步的檢視社會環境裡的結構與階級問題。

板橋社區大學強調用整體性看待環境的重要，可以藉由 Paulo Freire 對問題焦點化或整體性看待的差異分析來解釋。Paulo Freire（2004）認為壓迫文化行動中有一特徵，幾乎從未被那些努力的、但又天真的相關專業人員所察覺到，這個特徵就是將問題『焦點化』，但卻又不把問題當成整體性的問題。他舉社區發展計畫為例，當一個區域被分割成越多的『在地地區』（local communities）時，卻不將他們本身視為整體性（地域或區域等）或是另個更大的整體性（國家或整個州），的部分來研究時，其間的疏離感就愈強化。當民眾愈異化，就愈容易使他

們分裂，而且這種分裂還會持續下去。這些焦點化的行動形式，一方面會阻礙受壓迫者使他們無法批判察覺到現實，一方面也會使他們孤立於其他區域受壓迫者的問題之外。從台灣近年來的環保運動理可以尋得一例，美反濃水庫運動在目前看來是成功的，稍以『整體性』的架構看待他，則發現，原本是一個在地性的水庫興建與否問題，接下來的運動論述愈顯擴張，從區域性的供水問題，擴及整個南台灣的流域供水計畫、國際間的水資源使用現況、國家產業結構問題、農村的產業結構問題，這使整個運動結合了國內外相關環保團體、文史團體及學界的支援。何明修（2006）的研究指出美濃運動者以更宏觀的是也看待水庫議題，他們所爭辯的不只是要不要在美濃蓋水庫，而是農村的前景問題。因此，他們能夠將容易被忽略文化的面向帶進運動中，提出新的抗爭訴求。

再以板橋社區大學在 2006 年的淡水河溯河計畫來解釋他們整體性的環境觀。『淡水河溯河計畫』原本是台北藝術大學吳瑪俐老師想以生態藝術的角度進行淡水河溯河活動，讓大家透過溯河以最近距離的方式貼近淡水河。在與板橋社區大學接觸後，整個計畫擴大為長期且較多面向的計畫，合作團體結合了二十二所社區大學、民間團體、文史工作室、藝術劇場及淡水和流域裡的大專院校系所課程。溯河行動的過程分成記者會、四次溯河行動、繪製淡水河流域綠色生活地圖、生態藝術展、四場溯河行動對話座談會、行動宣言等活動項目。

詹曜齊（2006）對於這次的溯河活動計畫的成果有以下看法：一、這是一次結合社區大學與民間團體的大匯集，平常這些團體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中為環保盡力，但這一次的溯河活動在淡水河的號召之下，共同為未來的合作奠定了基礎。二、溯河活動因為有社區大學的介入，不再只是限制在環保團體之間的共識，而是將淡水河問題直接導入社區大學的意義中。社區大學長期與地方民眾接觸，也讓淡水河議題顯的更貼近民間生活。三、淡水河溯河雖然在形式只是一次藝術行動，但在意義上，透過這樣的藝術活動，社區居民得以選擇一種美學表達的方式

建構自己對生活周遭的想望。例如淡水河綠色生活地圖、藝術展等都是在環保運動中不曾見過的方式。透過這樣的方法，參與者可以得知，環保問題的表達可以是多面性的，他可以介入政治、經濟、當然也可以介入美學。四、行動對話的意義在這個過程裡被突出，因為溯河行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旅遊，也不識自然風光的緬懷，而是在一種尋求環境與歷史的對話關係中，所做出來的追溯。

參與的民眾透過活動體驗後所得到貼近環境的震撼，是社區大學最重要的精神，也是『學校在窗外』最真實的實踐。這次的淡水河溯河行動是奠基在歷史、族群、生態、水文及藝術下的環境行動，試圖以『整體性』的觀點來構築整體計畫，從參與者的角色、關切的面向、表達的方式，都盡量避免過於『焦點化』而使觀點狹隘，而這一次活動人力與資源的累積，則是接下來每一次關切淡水河議題時的能量。

板橋社區大學對環境的觀點及實踐的方式在王順美(2004)探討Orr(1992)、Greig and Pike(1989)、Sterling(1993)及Smith and Williams(1999)等對環境整體觀的論點裡可以得到呼應。Smith and Williams提出的生態教育原則為：一、建立人以實地的體驗去親近自然。二、透過跟長者學習及探討自然和人類社群的關係，建立在地意識(the sense of a plac)。三、與社區有互動的經驗，產生一種身為社區一份子的意識。四、建立一些能幫助人及自然環境的技能，如社區服務。五、介紹有助於地方文化及自然環境的職業，讓孩子瞭解長輩的工作或與長輩一起工作。六、能培養積極主動者，以支持社會公義、生態永續的原則，與地方、區域、國家政治結構做協商。七、能批判當代工商文化中的假設，探討人們如何擷取自然資源。Sterling以整體倫理觀來論述環境教育及永續，他呼籲環境教育學者在推動環境教育時，要區別化約主義科技導向的典範，並積極的以整體式生態導向典範將生態思維融入生態、景觀、經濟、社區及文化的實踐上。Greig and Pike則是批判大多數的學校採取機械、破碎式的世界觀來安排課

程及學校行政管理，以致於分科極為清楚並且有很明確的課程表，雖然井然有序，但也限制了許多有意義的學習。老師往往只談到他擔任領域的知識，對於跨領域的部分有所保留，避免多過多、撈過界，而且會將教學視為是知識的傳遞過程，並給予標準答案，強調量化的紙筆測驗。機械、破碎式的教育關很少在戶外進行教學，也很少談到環境的破壞、貧窮等議題，因為牽涉到太多領域，很難切割、講授。

從Orr、Greig and Pike、Sterling及Smith and Williams的文章論點裡，不難嗅出皆批判檢討了為符應資本主義而產生的再製的學校教育，他們同時也強調整體性的看待環境及知識的重要。以上學者皆為學校的環境教育觀做出反省與檢討，而這樣的論點也已在台灣的社區大學運動的理念裡得到呼應社區大學目前的運作不似傳統學院深受體制的規範與束縛，因此只要該校的行政團隊願意嘗試，皆有機會一一實踐這些理念，探究的過程或許順遂也可能必須修正方向，板橋社區大學即是把握體制外的教育方式實踐社會改革的機會。

板橋社區大學的行政團隊認為所關切的『環境』就是整體社會環境，那麼接下來所運作的每一件校務，包括公共性社團的成立、公共論壇、講師挑選及校園空間布置等等，皆是實踐關懷環境的手段。

第三節 整體性知識的實踐？板橋社區大學的校務運作

黃武雄（1997）認為教育本來有三個層次的目的：使學習者從教育過程中得到（一）知識的操作性訓練，（二）問題分析能力的培養，（三）詮釋、批判與創造力的發展。但台灣教育普遍重視第一個層次的知識性操作訓練，沒有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在詮釋、批判與創造力上的成長更只有壓抑。在面對問題時，知識份子普遍擅長使用套裝知識來解決；而提早進入社會的民眾則多半能從自身經驗出發來面對問題，也就是所謂的經驗知識。黃武雄認為受教育的意義在於打開人的經驗世界，因此在辦理成人教育時，就應該用這種觀點來擬訂教育方式及內容。運用成人大眾在生活與工作中累積起來的主體意識，運用他（她）們比較擅於分析周遭問題的能力，提供他（她）們延伸自身經驗的環境與機會，教育的成效自然加倍（黃武雄，1997）。

另外，有感於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疏離，黃武雄也認為由下而上的民間力量若能形成，台灣社會的重建才有希望。因此黃武雄對社區大學下的理念『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幾乎為目前每所社區大學奉為圭臬，只是在多所社區大學異口同聲的表示認同黃武雄理念的同時，有幾所能清楚明白這樣理念的用意，否則也不會在淪為民眾質疑是否淪為才藝型補習班的同時，還意正嚴詞的表示理念與現實運作一定會有落差。對板橋社區大學來說，理念的落實一定會遇到困難，也不可能馬上達成，但這樣的想法不能失去，理念的探討也不能停止，只要方向一致，作法皆可不斷修正、改進，經過時間的累積，成果就會一點一滴的展現出來。板橋社區大學累積了八年的辦學經驗，在同一批工作人員的運作下，理念實踐的軌跡值得探究。

一、板橋社區大學的自我定位及對教育、知識的看法

板橋社區大學當初設校時的五位工作人員，皆以左派自居，濃厚的社會主義氣息在他們身上展露無疑。板橋社區大學的走向依循著工作人員的思想脈絡往前進，『社區關懷團體、人文藝術展場』是板橋社區大學對自己的定位，這裡所指的『社區』，並非從地理位置來理解而僅指向板橋，外配議題、環保議題、原住民議題、、、等當然不會只出現在板橋，結構性的問題存在於社會每一個角落，對身邊可及的人、事、務伸出關懷的手，是理念實踐的第一步，資本主義以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為競爭與發展裹上一層糖衣來替諸多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做解套，因此民眾只計較自己的利益卻對公共事務充耳不聞，忽視自己也是社會結構裡的一環，板橋社區大學想喚起民眾對周遭環境的關懷，當民眾不再只關注自身利益並開始嘗試整體性的思考模式時，『公民社會』的理念才有起步的機會。

一般民眾對藝術的看法多半被學院所把持，板橋社區大學要發展的美學，是民眾可以真正參與的藝術，沒有買賣也沒有學院意識。『現代藝術』是板橋社區大學想推展的美學，其本身有反資本主義的意涵，裝置藝術很難買賣，行動藝術更是不可能買賣，這種對美学的看法是真正符合社區大學的精神，美學作為現代生活的一環，不應被理解為僅有中產階級所能達到，『人文藝術廣場』要解放的即是美學之於民眾的距離與姿態。一般社區大學對美学的態度反映在課程上多半以技術派或藝術治療來呈現，板橋社區大學對美学的實踐則是隱含著對資本主義邏輯的抵抗。

黃武雄對社區大學運動賦予深層的意義是解放知識及催生公民社會，而知識解放的意義則在於白話知識，將知識重新定位，還給他本來面貌，除了解構套裝知識，重塑長期被遺忘的經驗知識地位，也是社區大學的重要任務。既然知識做為社區大學用來理解社會的管道，那麼只有改變現存的知識體系，才有機會改變

這個黃武雄視為不公平、不正義的世界，那麼，這裡需要先釐清的是就對『知識』的理解。黃武雄的社區大學理想中，反菁英主義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動機，在他的理解下，知識相當程度隔絕了知識階層與一般大眾的關係，同時也成了知識菁英們的優越感來源。問題是，如果所謂的知識仍然是學院的、殿堂的，而只是以淺白的民眾語言來傳授，這個知識的本質並沒有受到挑戰（詹曜齊，2002）。也就是說這種讓學院的知識不再黑話，就是社區大學對知識解放的理解嗎？詹曜齊在訪談中表達他對知識的看法：

『像我個人來講，我就覺得說知識是一個控制，在現在這個社會裡面，知識是一種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價值觀、你的一切什麼東西、言行的一切東西，你可以用意識型態來接近，接近這個東西，用意識型態來理解他，就是說這個時代他有一種意識型態，學校透過教育來傳達意識型態給一代一代的人，鞏固這個資本主義。』（詹曜齊，4）

至於對知識體系的認知，也是需要深究，例如在原住民的知識體系裡，對土地的看法就與漢人不同，原住民將土地視為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對土地並沒有所有權的觀念。如今台灣的漢人受『現代性』的影響，也就是整套西方傳來的知識系統，西方現代性的觀念改變了台灣漢人的知識系統，而我們又再改變原住民，因此社區大學究竟要傳達什麼樣的知識是最重要的事，沒有去思考這樣的問題，社區大學運動終將是空的。對知識解放鼓動者來說，套裝知識所形成的世界是一個逐漸向資本主義傾斜的世界，那麼，透過『整體性』理解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知識就是最可能達到『知識解放』的途徑（板橋社大，2006）。

蔡秀美（2002）針對社區大學提出較為忽略的學習層面與推動策略，他認為『社區大學以知識解放和公民社會為其辦學特色，理想性崇高，但資源不足，也因不重視職業技能的培養，課程較少規劃職業導向的課程，因此使得企業與社區大學的合作或資源共享的動機變的薄弱，也間接影響了社區大學的經營。』，這裡

的疑慮是蔡秀美似乎忽視了社區大學運動的本意與意圖。社區大學設立的目的不是如林清江、黃富順、楊國德、胡夢鯨等在 1995 年教育部委託的計畫『籌設新型態成人及繼續教育學院可行性模式之研究』裡面提出的建議，該報告建議我國新型態的成人繼續教育機構可以朝向以下三個方向：單向設置社區學院、由大學負社區學院，以及由現行機構如專科或社教館改設社區學院，以做為成人修習大學一、二年級的副學士學位課程，或其他終身學習管道。此等社區學院的性質其實與大學先修班無兩樣，所學習的課程當然也不會跳脫傳統學院裡的知識系統，這與美國的社區學院有異曲同工之處。馬克思工具論者認為美國社區學院的起源及影響都被過份美化，社區學院的成立主要是菁英份子為了階級區分所推動，而非公共利益，因此，其主要角色不過是再生產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而已，其職業訓練課程都是根據資本家的需要而設，社區學院維繫了勞工階級家庭不變的階級位置，也使得資產階級子女所就讀的大學維持優越的地位，因此 Bowles 和 Gintis 的經濟再製論將學校教育分為三個論題：(一) 教育做什麼：再製。(二) 教育如何再製：透過符應原則。(三) 負責再製的力量：經濟結構。(Bowles, Samul, and Herbert Gintis, 1976; Zwerling, L. Steven, 1976)。也就是說黃武雄無意將社區大學定位為生產與再生產資本主義勞動力的養成機構，幾次接受李天健訪談時，黃武雄即語重心長的道出：『如果沒有民間力量的形成，又沒有第三勢力的興起，那麼台灣就會走向最惡質的資本主義』。

關於一般人對社區大學的理解多半將他視為是一種個人進修、個人成長、或充實生活內涵的地方，不太會把他當作是一個有強烈的公共性且具有社會改革功能的地方，黃武雄則認為這跟台灣的政治與社會幾十年來一直由菁英階級在主導有關，因此發展中間偏左的力量是必要的，沒有這股主張由下而上的力量，很難有公民社會的出現。另外，倘若社區大學的設立要完全遷就市場需求，遷就著社區居民原有的興趣，只提供休閒性、藝能性的課程，而公共性、學術性的課程沒有被強調，一旦定型，再度轉型就會非常困難，並且可能反過來成為以後改革的

阻力。辦社區大學本來就是要扭轉大家原有的工具主義、擴張主義，如果只滿足居民原有的興趣，就無法改變這社會的習性，也就不需要辛苦辦社區大學了。(李天健，1997；2001)。因此，黃武雄對社區大學的定位並不是一般學校教育的延長或補償，不只是鼓勵終身學習的成人教育，也不只是提升休閒品質的場所，畢竟社區大學的設立目的是要為台灣未來的公民社會打好基礎，更何況社區大學也不是一個再由知識份子來教育一般民眾的學校，而是知識份子與一般民眾相互啟蒙、雙向交流經驗的場所。工具主義是擴張主義及菁英主義的基礎，社區大學作為抵抗現存資本主義體系下的世界，不會是一個職業訓練所，反而是要打破過去台灣社會既存已久的意識型態，因此社區大學是一個協助民眾從工具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地方。

也就是基於對社區大學理念及中心思想的瞭解，板橋社區大學並不會將自己僅視為一個老人教育或終身學習的場所，溫茲廷說：

『為什麼我們要無止境的學習，無止境學習他的背後到底是什麼？最重要的事他的內涵是什麼。如果沒有理念的學習，把所有的學習都當作終身學習的話，那我今天還學習一個打麻將的技巧，這樣也是學習嗎？』(溫茲廷，3)

『用阿吉的話說，我們期待社區大學可以有 *empower*』的能力，然後讓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思考自己跟這個社會、跟整個環境面臨的問題。』(溫茲廷，4)

張蕙雯對於將社區大學的教育觀念與終身教育及老人教育比較，其目的不同，概念也不一樣。他認為：

『其實你是要讓這些老人有學習的心情，而這學習的心情有兩種，一種是保持他愉快的方式，另一種是讓他有尋找事業第二春的狀況，就是保

持這個勞動力的價值，在這兩塊裡面，我們就完全不是在這個理念架構下的，只是說他會被套進來。』（張蕙雯，16）

『一個是讓他有事情做，然後這個勞動力的價值可以持續被這個社會所用；另外一個就是希望他愉快，讓他愉快，不會造成社會的動盪。』（張蕙雯，16）

詹曜齊則認為要先清楚自己是怎麼理解這個社會的問題，然後才能知道為什麼要藉由社區大學來達成社會運動的目的。他說：

『是說邏輯要分清楚、層次要分清楚，談的是一個結構面的問題，現在這個世界是怎樣，如何不公平、不平等，這個問題產生是怎麼來的，然後我們在來想辦法要去解決這個問題。社區大學是這樣啊，就是台灣的社會已經變成怎麼樣了，所以黃武雄要提出用社區大學當成一個運動來解決這個事情，所以他不是一個老人大學的意義就在這裡啊。』（詹曜齊，31）

二、講師來源與溝通

Paulo Freire (2004) 認為師生關係中有一種講述的 (narrative) 性質，而教師即是講述者，並以其講述內容來『塞滿』(to “fill”) 學生，學生在這裡便像是容器或接受器，因此教育成了一種存放 (depositing) 的活動，學生成了存放處 (depositories)，而教師則變成存放者 (depositor)，也就是教育中的囤積 (banking) 概念。當學生越致力於囤積教師所給他們的東西時，他們的批判意識就越無法得到發展，這也將使他們越無法介入這個世界成為世界的改造者，因為當他們越接受別人的所強加給他們的被動角色時，他們就越只能被動的順應這個世界與現實的片面觀點，最後，創造力被摧殘的學生也就不經思索地為壓迫者獻上服務。對 Paulo Freire 來說，真正的解放，是一種人性化的過程，不是另一次人們身上的存放，解放是一種實踐，是人們對於他們的世界進行行動與反省，以進一步改造世界，也就是說解放的教育包含了認知行動，而不只是資訊的轉移。Paulo Freire 所提出的『提問式教育』就是要打破囤積式教育中的上下模式特性 (vertical patterns characteristic)，透過對話的發生，所謂的學生的教師 (teacher-of-students) 與教師的學生 (students-of-teacher) 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名詞：同時身為學生的教師 (teacher student) 與同時身為教師的學生 (students-teachers)。教師不再只是那個教導的人，在其與學生的對話過程中，教師本身也受到了教導；學生在接受教師教導的過程中，學生本身也在教導老師。因此，提問式的教育工作者可以在學生的反應中不斷更新自己的反省，學生不再是溫馴的聆聽者，成為可以與教師對話的、具有批判力的共同探究者。教師基於有關學生的考量提供教材，當學生表達了他們自己的看法時，教師又重新考量他原先所做的考量。

囤積式教育會麻醉、抑制創造的力量，而提問式教育則不斷地揭露現實。前者試圖一直維持意識的沈淪，而後者則是致力於意識的浮現，並且對於現實進行

批判性介入。當學生不斷地被問及與其生活世界中以及其與世界之關係的相關問題時，他會逐漸感到被挑戰，並且也會被迫對於挑戰做出回應（Pauli Freire，2004）。

Pauli Freire 的理念反映在社區大學裡就是黃武雄在辦學理念裡曾提及的：社區大學的學員才是教育的主體，教師只是學習的輔助者。社區大學教師必須重新學習、重新認識平民大眾、認識社區；重視學員的經驗世界，尊重其自主學習的能力；從互動中，共同建立學習的內容與課程進行方式。

板橋社區大學的講師來源大致分為兩種管道，一種是每學期透過應徵申請，由學生代表、講師代表、志工代表、校外學者及行政人員所組成的『師資評議會』先審查教案，通過後再請講師來說明他的課程安排，最後如果『師資評議會』審查通過即可正式開班授課。『師資評議會』底下還有一個比較機動的『執委會』，負責平時隨時設想新的課程並主動去尋找適任講師。工作人員也會試著從身邊的朋友或是已有好風評的講師中找尋適合的人選來板橋社區大學開課，這樣的好處是工作人員對這些講師不是完全陌生，且多少已經瞭解對方的來歷，彼此在理念的溝通上也較易達成共識。詹曜齊就表示：

『我們五個都有各自的朋友，平常你知道某某某，我有一個朋友，他對什麼的看法跟我一樣，我找他來可以溝通很快，我們的確也透過自己的管道去邀請很多老師啊。』（詹曜齊，4）

邁入第八年的板橋社區大學，在師資方面已經較穩定了，但在剛成立初期與老師的溝通則是讓當時的五位工作人員費盡心思。剛開始的一兩年，因為工作人員與講師不是很熟識，所以必須經常開研討會，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有會議安排，一開始是所有的老師一起開研討會，後來在考量會議時間與討論深度的問題，則再將老師分領域進行開會。溫苡廷說：

『在紫藤廬、在哪裡開會，開一個下午的會，那我們就先由幾個講師做報告，我是怎麼上這個課的，那其他人有沒有什麼意見、有什麼看法…還有我怎麼去 empower 學員這件事，就會一直在那個討論，所以一開始的前兩三年都很持續的常常聚在一起，現在就比較少，因為這些老師們，我們都熟了，這方面的溝通，基本上都沒有問題了。』（溫苡廷，9）

一位講師要進來板橋社區大學開課前，工作人員先跟講師溝通關於社區大學的理念，聽聽講師怎麼樣規劃自己的課程、認為自己的課程可以如何協助社區大學達成理念，只要理念可以合的來，大致上就可以開課，更細緻的討論則可以在日後進行，因此不是只要完成行政程序就可以進到板橋社區大學開課。每位講師當然都會有各自的想法，有時也會跟工作人員起衝突，因為社區大學不是科層化的單向教育，因此與講師的互動與溝通無時都在發生，與老師『見到面就聊』在當時幾乎每天都會發生，詹曜齊說：

『跟老師溝通有階段性的問題，我今天不可能這個人已經準備好了我才請他來當老師，不可能，就是當老師的過程裡面，他來，我們就跟他溝通，也不一定是工作人員意識為導向啊。跟老師的溝通不可能用強制性的要求，只能在過程裡面去檢驗彼此的作法。』（詹曜齊，6）

『沒有解放了專門知識小腳的老師，如何期望有知識解放的學生？』（杜文仁，2000），對於不適任的講師，例如不願配合公共論壇的舉行或是其課程內容有疑慮時，行政人員也需要出面處理，例如在行政上的協助就比較少，在學員報名時就不會主動鼓勵他去選課，其實，經常不需要行政人員出面，其他講師就會出面質疑他了，溫苡廷就說：

『因為我們常常一起開會，一起開會的時候，事實上，都用不著我們自己出面，很多老師就會..』他們彼此就會在有理念上的事情起衝突，有些人就會覺得這裡不是他想要的，他可能就會跑去救國團了。』（溫苡

廷，10)

板橋社區大學的行政是以學校的理念為框架，而非以形式為框架，大部分的學校單位，都會以先設立形式來進行行政的架構，再推動事務；例如先區分教務處，聘老師就先談權利義務，配合學校的形式是什麼等等。但板橋社區大學是先注重理念的合作，打破某些框架，找老師先瞭解的是理念，然後再談可能可以一起創造的形式是什麼，所以行政不是為了服務老師、服務學員，重點在於創造整體的公共參與的氣氛。

陳怡文（2004）認為唯有社區大學工作者本身也是轉化性知識份子，才能與教師同步進行對話與成長，學校的整體性才得以健全。因此社區大學的行政人員如果無法將自己視為是社會運動的改革者，那麼只會讓自己陷於一般的行政工作者，屆時學校所挑選出來的講師是否能體認到自己在社區大學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任務，也值得再商榷。

三、與學員溝通

社區大學是一個社會運動下的產物，從來就不是以營利單位的姿態出現，但一般民眾來社區大學上課，不會先意識到這一點，必須透過上課或參與活動的過程中才能逐漸瞭解社區大學成立的來龍去脈，但是，社區大學的成立源由也未必是每一位學員想知道的，在這種情況下的學員多半是抱持消費者的心態前來社區大學上課，因此如何面對帶著消費者眼光來參與社區大學的學員，這是行政人員幾乎每天都需面臨的考驗。板橋社區大學面對抱持消費心態而來的學員，處理的方是就是不斷的『溝通』與『辯論』，工作人員回憶板橋社區大學在前三年的時候每天來學校幾乎都在與學員、老師聊天，不斷的試探、互動來瞭解學員的想法，再設法找到合適的方法切入問題，試驗不成功，就再換方法，再試驗。社區大學的學員，幾乎都接受過體制內的學校的教育訓練，生活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的消費世界裡，當他進入一個從體制到運作都與他習以為常的價值觀抵觸的地方時，抵抗會是他的第一個及時反應。從課程設計、公共論壇主題、校園環境布置、行政措施、、、等，每一項校務運作幾乎都可能面對學生的質疑或挑戰，但當學員來質疑社區大學的時候，也就是工作人員期待的溝通機會，詹曜齊說：

『辯論是幾乎隨時都在發生的，新來的學員會又消費主義心態，只想來這裡被服務，有些老師則是缺乏公共意識，這些都可能在任何一個時機爆發辯論，我們常遇到這樣的是，溝通是漫長的過程，來社區大學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在溝通上。』(詹曜齊，16)

板橋社區大學目前主要的工作人員只有三位，面對每學期約一千五百多名學員，實在無法逐一去與學員溝通理念想法，這時候跟隨社大多年的志工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志工們也會到各班級上課，所以比起工作人員，志工們更有機會接觸到其他學員，行政辦公室與學員間的溝通橋樑就由志工們負責了。溫苡廷說：

『因為你知道我們三個，根本沒有時間晚上去上課，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認識每一個學員，可是志工就不一樣，比如說陳姐，他上了幾門課，光是同學他就認識了一兩百個，他每一學期都上不一樣，所以他可以認識很多的同學，所以事情經由他去講，比如說我們現在要上公共論壇，經由他去講，那個效果比我們自己去講要好很多，那事實上我們志工每一個都在扮演催化的角色』（溫茲廷，13）

除了人與人之間的當面言談溝通，板橋社區大學也嘗試各種型式來表達想法，例如，公共論壇的主題批判性與反省力是重要的依據，與社會公共事務結合更是重要；對公共性社團需求的全力支援；戶外參訪的地點與主題（附錄二）；校園環境布置以公共性社團介紹及社會環境議題為主，而非一般公告事項的功能；短期的免費『衝撞集講堂』主題及各式出版品等，在在都想表達板橋社區大學在面對社會改革的態度是嚴肅而認真的，工作人員認為任何表達的形式都可以溝通、可以改變，但是辦學的基本理念不能退讓，否則一旦變了調，就不必辦學了。

諸多關於學員到社區大學上課的動機、滿意度調查甚至是評鑑社區大學的論文研究（黃玉湘，2002；施玉娟，2002；魏銀河，2003；賴淑芬，2004），其研究結果與建議，不但沒有積極的為社區大學澄清辦學理念，相反的，從其建議的方向看來，幾乎朝向一個經營營利單位的型態前進。社區大學要改革的是整體社會，社會則是由每一位來到社區大學上課的學員所組成，如果不設法讓學員轉念，為了迎合學員的要求而一步一步退讓理念的結果，學員將永遠帶著消費者的心態來消費社區大學，社區大學也將陷入疲於應付的循環裡，遺憾的是最後還要面對社會大眾對社區大學補教化的疑慮。

四、志工經營與公共性社團

板橋社區大學剛成立時，招募了一群校務志工，這一群志工多半是抱持同情板橋社大資源不足的心態來協助一些校務工作，例如：接電話、影印、接受學員諮詢課程問題、環境清潔、、、等行政工作，並且自行安排值班表，如有活動舉辦，志工們也是主要的支援部隊。有些志工則是常常來辦公室煮晚餐給工作人員吃，將工作人員當作家人一般照顧。創校時招募的志工們，因為一起走過社區大學最兵荒馬亂的時刻，彼此之間也產生密不可分的革命情誼，對板橋社區大學與行政人員的認同感更是不在話下。由於這一群志工可以說也是板橋社區大學面對學員的窗口，因此志工的培訓與組織被視為重要任務，除了透過定期的志工培訓工作坊來讓志工們瞭解板橋社區大學的辦學理念與運作，日常性的聊天談話，其實是一個最快速且有效的管道，因此板橋社區大學剛成立時，行政人員幾乎每天都看似沒在做事一樣，就是不斷的與志工『聊天』，透過聊天來瞭解他的背景、他的長處、他的個性、他的憂慮等想法，也就是說與志工的相處要幾乎是熟到不能再熟了。研究者在板橋社區大學參與觀察期間，發現每當有志工到行政辦公室時，行政人員皆會主動與志工噓寒問暖，與志工談論時事、學校現況、志工個人學習狀況或對課程、老師的看法等，也因為行政人員瞭解志工的個別處境，才能知道每個志工的公共性有多大，因為當一個人身處困境，個人的困難壓過生命裡的公共性時，就不應勉強他跟大家做一樣的事，這就是工作人員不斷強調一定要跟每個志工都很熟悉的原因。詹曜齊回憶當初與志工相處的情況說：

『我跟你講，熟很重要啦，如果自己定位為組織者，你跟組織的人一定要熟啦，這個不能逃避。你不能把自己當工作人員啊，只負責在那裡打電腦，人我都不認識，這搞什麼組織啊，這不可能，這沒辦法做任何事，你一定要..就是跟人家熟，沒有第二個方法，就是一定要熟！』(詹曜齊，13)

『就是你要跟志工很熟，熟到什麼地步，熟到很像朋友一樣，就是講話會不忌諱，就是說我也瞭解他的小孩子可能大學落榜，我也沒有特別覺得我是工作人員，他是學生、他是學員，沒有啊，來就叫名字了。』（詹曜齊，12）

『慢慢談，慢慢談，慢慢你會認識一個人，因為你很熟，你認識一個人，你就會知道他可能適合什麼，所以說社區大學的工作人員是要做組織的。』（詹曜齊，12）

板橋社區大學沒有替志工訂定權利與義務關係（附錄三），不會規定志工一定要做哪些工作或是一定可以享有哪些權利，並且認為每個人都有可能是潛在的志工，或許學員沒有去登記志工的身份，但是一旦社大需要他的幫忙或是活動需要動員時，都可以發現這一群人會出現，只是他選擇默默的認同板橋社區大學。張蕙雯說：

『我們花了多大的力氣讓他們全部參與進來，我不是把志工切割開來，說你就做這個、你只能做這個，你如果不做這個..，然後交你志工的權利義務，我們從來不跟志工談權利義務，我們沒有權利義務問題。』（張蕙雯，24）

在 2002 年加入兩位永續就業工程人員後，校務志工的行政工作大幅減少，校務志工開始覺得待在辦公室好像也沒事做，行政人員發現這樣的狀況後也開始重新思考志工的角色問題，校務志工每天都要做的行政瑣事，是不是可以再將它的程序簡化，並且讓他們不再只是行政上的志工，因此這時候出現校務志工轉型公共性社團志工的契機，行政人員一每個志工不同的個性，希望他們可以到不同的公共性社團幫忙、協助社團運作，一來告訴校務志工這樣也是在幫社區大學、也是在當志工，二來社團本來就有依公共性而設計存在的，校務志工到了公共性社

團幫忙或許也可以引出他們更寬廣的公共性。由於校務志工是以協助者的角色進入公共性社團，因此他們開始擔任較重要的工作，肩負這樣的責任讓他們感到對社團的使命感，也讓他們因此找到認同與成就感。原本的校務志工裡面，當然也有因為個人因素而無法加入社團志工，這一部份，工作人員並不會勉強，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狀況及想扮演的角色，詹曜齊說：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困境，就是說我們要假設…。每個人的生命裡面都有公共性的部分，他都會有想要幫助別人、想要跟別人建立關係的部分。可是問題是，他個人的範圍可能擴張的很大，公共性可能變的很小。

比如說我就遇過幾個老師，小學老師，他從台南到台北來，考上了台北的學校，他每個禮拜都在哭啊，因為他想念他的小孩，他想要調回南部去，跟小孩子講電話就哭，跟老公講電話就哭，這樣的人，他自己的問題這樣的大，你要他怎麼表現他的公共性？很困難，他個人的困難壓過他的公共性，所以你不能勉強每個人都做這樣的事情，不可以這樣，所以你要對一個人瞭解就是在指這個，你要真的付出就對了。』（詹曜齊，13）

目前校務志工的比例是最低的，公共性社團的志工則佔大多數，板橋社區大學認為公共性社團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催生一的社區關懷團體，因此『公共性』是每個社團當然必備的精神，而為了全力支援公共性社團並鼓勵大家參與，加入公共性社團完全免學分費，至 2006 年為止板橋社區大學成立的公共性社團計有：

『社大關懷生態環境社』

『社區防疫與健康生活社團』

『台灣森林生態與部落訪查社團』

『新移民女性識字暨親職教育社團』

『文化歷史與記憶—文化資產導讀社團』

『社大演劇社』

『哲學諮商社團—理解生命的困惑』

『藝術欣賞與創作—現代藝術社團』

『東南亞文化—飲食、節慶觀光與語言社團』

黃武雄（1998）認為社團活動課程的目的，在於發展人的公領域。藉由公共事務的參與，去面對當前社會的問題，引發人的社會關懷，也提供人進行思考與討論的具體素材。以實務結合學術課程所研討的理論，學員可以得到較紮實的自我成長機會，深化自己對週遭世界的認識。另一方面學員經由社團活動，將為台灣社會的公共事務注入豐沛的人力資源。在公領域內發展緊密的人際網絡，則有利於促發民間力量的形成。

以板橋社區大學『新移民女性識字暨親職教育社團』為例，行政人員觀察志工的改變，是以認識問題的層次來看待，剛開始志工是抱持同情的心態來幫助外籍配偶，但慢慢瞭解背後隱藏的結構性問題後，志工開始出現態度上的轉變，當有其他學員用歧視性的語言談論外籍配偶的問題時，這群志工便會挺身而出來解釋這些被曲解的問題，甚至開始幫外籍配偶爭取法律上或工作上的權力。板橋社區大學『新移民女性識字暨親職教育社團』在校方及志工的 effort 經營下，已經打響了名聲，志工們也會陸續接到演講或經驗分享的邀請，甚至受邀到其他社大協助組織社團。

Paulo Freire（1985）對傳統識字教育的批判，除了將不識字者視為『無能』，更批判了教育者自命為『救世主』（Messiah）。Freire 指出這種對『文盲』的觀點是一種扭曲—將不識字者視為與他人全然不同的『他者』，而未認知到他們的真實

經驗以及由經驗中汲取的各種知識。將不識字者視為被動和馴化的識字教育，對不識字者而言是異化的經驗，無法感知他們是能對現實的變革有所貢獻的（夏曉鵬，2004）。因此要如何讓志工們瞭解外籍配偶需要識字的背後有其結構性問題，需要『對的人』（社團老師）及『足夠的時間』配合，由於志工們無法馬上就近入問題的核心，因此必須慢慢與他溝通，板橋社區大學首先找到長期關心外籍配偶議題的老師來代領社團，除了有好的老師協助志工，工作人員表示當時只要有聽到學員在談論外籍配偶的事，就會馬上加入討論，適時的引導他們對問題釐清，例如有外籍配偶的小孩感冒時，也會運用自己家鄉的治療方法來讓小孩舒服一點，但志工或學員覺得這樣可能對小孩不好，外籍配偶使用的家鄉治療方法會讓小孩生病更嚴重，這時行政人員就會靠過去與志工學員一起討論，提出『那我們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祖先流傳下來治療感冒的方法？』、『如果外配家鄉的方法會害到小孩，那麼他們的族群豈不是早就滅亡了？』等問題讓學員志工思考，詹曜齊道出這樣的過程：

『一開始他們是強勢者要去幫忙弱勢者，他們都覺得『啊他們好可憐喔，都不認識中文，好可憐喔』，都不認識字怎麼樣的，其實人家有時候在那邊的學歷很高啊，人家只是懂越南文，不懂中文，不是人家不唸書，人家不是白癡啊，可是一般人不瞭解啊，很多志工因為..很清楚嘛，他因為經濟比人家好，他會有優越感，可是至少我們激起了他幫助別人這個心情，然後在這過程裡面我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的讓他瞭解整個背後的結構問題，會進步啊，幾年來有進步。』（詹曜齊，9）

當某一方”A”在客觀上去剝削另一方”B”，或是阻礙其追求自我肯定，不讓其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格個體時，就是一種壓迫（Paulo Freire，2004）。Paulo Freire（2004）認為具有壓迫性質的社會現實，會導致人與人間的矛盾，使他們分成壓迫者與受壓迫者。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社會裡，就長期處於這樣關係不對等的狀態下，因此我們將外籍配偶視為『受壓迫者』。對於受壓迫者來說，他們的任

務便是聯合那些真正與其團結在一起的人，共同為自身的解放來進行抗爭，受壓迫者必須透過抗爭的實踐來獲得關於壓迫的批判性知覺。在這裡，外籍配偶的『那些真正與其團結在一起的人』，就可以以社團的志工來理解。

另外，在辯證的思考中，世界與行動間是緊密地相互依存著的，但是只有當行動不僅是謀生的職業（occupation）而是人類全心投入的志業（preoccupation）時，這種行動才能真正成為人性化的行動；全心投入的志業代表的是，行動不能與反省切割。反省是行動中不可或缺的。盧卡其賦予革命政黨的任務『向民眾解釋其自身的行動』其實及隱含反省的要素在內，這也符應了我們所強調在現實中，人們透過實踐來從事批判性介入（Paulo Freire, 2004）。因此，唯有將幫助外籍配偶視為是一種志業（preoccupation）的志工，他的行動才會是人性化的行動；也唯有能夠『向民眾解釋其自身的行動』才能達到行動-反省不切割。

『東南亞文化—飲食、節慶觀光與語言』社團是板橋社區大學九十五學年度下學期開設的公共性社團，源由是長期在板橋社區大學上課的外籍配偶，希望也可以讓台灣的朋友也有機會可以瞭解外籍配偶故鄉的語言及文化，促進多元文化的交流，因此便向行政辦公室提出成立社團的構想，對行政人員來講，這就是他們對學員期待已久的自覺與行動，於是行政辦公室全力支持社團的成立，在幾位語言程度比較好的外籍配偶及志工的協助下，這門社團已經開設成功，以前擔任老師及志工的角色坐在台下變成學生，以前扮演學生的角色則站在台上成為講師，沒有階級關係『人人是老師、人人是學生』正是社區大學的精神。

『社大關懷生態環境社』的前身則是『大漢溪保護社』，這裡面有好幾位元老級的志工，累積了多年來在課程上所學的專業知識及戶外實際探訪活動的實際經驗，經過設計規劃後，也開設一門『認識大自然—台北自然誌』的課程，藉由課程的開設，也可以在從中募集社團志工。黃武雄（1998）認為社區大學的師資來

源以一般大學之教師、優異研究生、大學畢業生、社區專業人才，社工人員及具特殊技能者擔任。板橋社區大學已經步入第八個年頭，社區大學的學員或志工也已經累積了一定的能量，除知識解放外，同時也進入知識生產的階段，因此嘗試由學員或志工擔任講師的角色，從社區大學自己培育出來的師資，在推動社區大學社會改革的路途上應是有加成的效果。

另外，板橋社區大學將參與公共性社團的學員都視為『志工』的身份，但對於新加入的學員或少有實際『幫助他人』動作出現的社團（如：文化歷史與記憶—文化資產導讀社團、哲學諮商社團—理解生命的困惑、藝術欣賞與創作—現代藝術社團）而言，一般是很難感受到自己志工的身份，不過行政人員也不會特地告訴他：『你是志工』。學員在社團裡即使已經被啟發了他的公共性，他也不一定會自覺到，不過當有活動需要協助或有議題希望大家參與時，這一群人卻都會出現支援。

再以『社大演劇社』為例，『社區大學-』社區劇場是板橋社區大學唯一的劇場課程，至今已經五個學期，並在第四個學期發展成為公共性社團，有別於一般表演藝術訓練，此社團強調的是劇場與社區的結合，意圖引導學員透過劇場媒介，表達對社區議題的關注與討論。本社團以巴西民眾劇場導演波瓦（Augusto Boal）於1970年代所發展出來的『被壓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為實踐理論。以下為此社團的課程發展概況（賴淑雅，2006）：

第一學期：基礎能力的培養。以『被壓迫者劇場』的兩百種劇場遊戲和『形象劇場』為主要訓練內容，並引導學生透過劇場討論板橋地區的用水問題，並於期末發表短戲『多喝水真的沒事嗎？』

第二學期：進階能力的培養。以進階『形象劇場』及『論壇劇場』進行培訓，學員於期末共同設計、主持一項名為『三明治女人』的戲劇工作

坊，開放給社大的師生來參與，透過劇場活動討論現代女性處於家庭/自我發展的困境與被壓迫狀態。

第三學期：進階能力的培養。講師的介入降低，由學員主導，從議題討論、現象觀察與統整、故事發展、角色扮演、排演到最後成果演出，發表了『新聞龍捲風』一戲，探討新聞媒體的亂象。

第四學期：成立公共性社團，學員發表『藍藍的海洋』。

第五學期：與板橋社區大學新移民女性社團互動，發展一齣關於文化差異與歧視污名化的戲劇。

以上課程的特色是讓讓劇場為一般民眾所擁有 (ownership)，讓互動與對話的工作模式形成，藉以建立問題意識，並可透過劇場進行社會性的表達，進行公共參與。但根據賴淑雅 (2006) 的帶領經驗，從『劇場遊戲』到『公共參與』的歷程中各種限制因素不斷，例如有些學員會抱持『付費』來『上課』的心態，因此過程中就會出現：遲到、蹺課、中斷學習的情形；忽視自身的潛力而期待仰賴老師的專業；長久以來的既有學校文化使學員對老師畢恭畢敬，重視上下關係；學員抱持來動動身體、學習表演的心態，對於課程裡對議題討論的嚴肅面產生負面情緒 (如：為什麼要浪費時間討論議題？為什麼不請人先寫好劇本再讓大家排演？)；從身體開發、議題討論、劇場排演、組織民眾到付諸社會行動，是一段辛苦而漫長的過程，社區大學的學期制顯然無法顧及社區劇場發展的需求。因此，要突破學期制的問題，就必須在社區大學成立社團，讓學員的能量和學習得意延續，不會因為學期結束而消失，同時也才能深化社區劇場工作的內涵。如 Paulo Freire 所言，教育不應是一種存放 (depositing) 的活動，學生不是存放處 (depositories)，教師更不應是存放者 (depositor)，因此在這裡劇場社團代領活動的人引導者 (facilitator)，而不是老師 (teacher)，最重要的任務是引導學習的脈絡 (context)，而非學習的內容 (content)，但這對習慣上對下師生關

係的參與者而言，經常是難以適應的，因為隨著課程進行的越深入，他們就必須越主動學習，而引導者則慢慢退居次要的位置，耐心的等待『時間』經過帶給學員的成長在這裡顯的更重要，而學員的改變與成長也是行政團隊繼續堅守辦學理念的動力來源。

五、公共論壇

板橋社區大學對於公共論壇的運作非常重視，若將設立社區大學的目的視為社會改革運動，那麼過程中的任一手段都需謹慎。黃武雄（2000）認為探討根本問題（學術課程）、發展公領域（社團課程），及充實生活內涵（生活課程），作為規畫社區大學課程的經緯，目的在於重建人『屬於自己』的世界觀（world view），進行社會內在反省，從而為公民社會鋪路。重建人的世界觀，不能是外加的，尤忌透過灌輸或宣導。它必須是內發的，但內發不能仰賴空想與冥思，而須依靠外造的環境。社區大學正是要塑造這樣的一種：人與人、人與世界密集互動的環境，促使成人重新去認識自己與世界的紐帶關係，進而重新認識世界，認識自己，重建『屬於自己的』世界觀。而從參與周邊的公共事務開始，讓自己溶入有別於謀生的社會活動，去探索社會的構成，也是重建世界觀的起點。因此板橋社區大學將『公共論壇』視為在學術課程、社團課程、生活課程之外可以影響個人世界觀的重要課程之一。

板橋社區大學公共論壇的形式在實際運作後，為了找到學員最容易配合的時間，歷經幾次改變。剛開始公共論壇的時間是在學期內的每個星期六下午，原以為學員在週末應該會比較有空可以參加，但卻發現這樣反而造成學員的困擾，因為不少學員從事服務業，通常週末也需要上班，無需上班的學員也希望利用週末好好休息或從事戶外活動。工作人員發現可以來參加公共論壇的學員幾乎都是固

定一群人，板橋社區大學衡量這樣對無法來參加公共論壇的學員是很可惜的，因此決定在時間上做改變，將原本十八週的公共論壇集中在學期中的兩個星期內舉辦，大約是第八週與第九週，場次也因每次公共論壇的主題而設定十五次到二十次不等，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參加公共論壇。板橋社區大學的公共論壇開放非社區大學學員的一般民眾參加，另外為了鼓勵學員多參與活動，凡參加五場以上的學員可在下學期優惠選課，學術課程或社團課程的學分費予以減半。不過，行政辦公室也要求學員與講師必須至少參加一個場次，講師可以將當週上課的時間帶學員一起參與公共論壇。如此一來，學員在這每學期一次的公共論壇週裡每天都可選擇有興趣的主題參與。

公共論壇在主題規劃上也有所改變，剛開始是以單一主題來做延伸規劃，例如 2001 年下學期以『水』為主題的公共論壇則包含了『談水—識水、親水、惜水』、『水從哪裡來—漫談水資源』、『大台北地區的水患問題』、『淡水河污染漫談』、『納莉颱風引起的台北水患與省思』、等。2000 年年底台灣為了廢核四的議題吵的沸沸揚揚，板橋社區大學因此希望藉由公共論壇的機會讓學員對這個議題有所理解與釐清，但卻意外引起學員的反彈。社區大學做為社會運動的基地，自然會支援同為社運議題努力的戰友，因此多場論壇皆為說明核能所帶來的問題及廢核理念（如表 4-1），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多數的學員容易將核四議題簡化為藍綠問題，因此質疑社區大學的政治立場不公，甚至認為是在有政治力介入下板橋社區大學才會辦這樣的主題。工作人員無奈表示自己反核的理念在社區大學成立前或成立後從來都沒改變過，但卻因為提出討論的時間點敏感或政黨喜好凌駕議題主體性，而被貼上政治標籤，學員也開始對板橋社區大學所舉辦的公共論壇產生戒心，因為這次的經驗，讓工作人員在公共論壇的運作機制上有了新的思考方向：對於有爭論或容易有藍綠爭議的社會議題，是不是要馬上就丟出來討論？有沒有別的處理方法？是不是可以讓議題在一個比較隱而不顯的、甚至讓學員不覺得社區大學有介入的狀況下來談論？

表 4-1 板橋社區大學 2000 年『核四系列論壇』

日期	講座主題	主講者
10 月 13 日 (週一)	還原資訊 —核四爭議的真面目	賴偉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總幹事)
10 月 14 日 (週二)	台灣能源發展史	賴偉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總幹事)
10 月 15 日 (週三)	為核四替代方案把脈	張國龍 (台大物理系教授、經濟部核四再評估委員會委員)
10 月 16 日 (週四)	台灣輻射污染現狀	許思明 (輻射受害者協會秘書長)
10 月 17 日 (週五)	聽聽貢寮人的心聲	陳建蒼、徐新福 (貢寮自救會成員)

工作人員開始嘗試安排多樣化的主題內容，例如環保、性別、原住民、勞工、兒童、醫療、新移民、藝術、電影、戰爭、、、等公共性議題 (表 4-2)，不管任何主題，都需以批判性或公共性的角度切入，學員透過與各式主題接觸，慢慢瞭解板橋社區大學何以自許為『社區關懷團體』。工作人員強迫學員或講師至少要參與一場公共論壇的作法，曾經引起學員或老師的反彈，認為原有的上課時間被剝奪。但工作人員堅持這個強迫性不能放棄，可以好好溝通也可以吵架解決，但是社區大學辦學的底線不能退讓，一定要讓學員有機會瞭解社會上各種不同的議題、讓學員跳脫原有的思考邏輯來省思、關懷社會問題，否則社區大學辦學的意義就不復存在。

表 4-2 板橋社區大學 2005 (2) 公共論壇暨影展活動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教室	場次
10/31 (一) pm7:00—9:00	紫絲帶電影節系列影展之一： 「女魔頭」影片放映暨討論	林書怡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吳志光 (輔仁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108	01
11/1 (二) pm1:30—3:40	從北縣家暴案例看性別平等的時代意義	丁雁琪 (台北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 鄭美里 (社大文學課程講師)	109	02
11/1 (二) pm7:00—8:30	原住民的現今處境與未來發展	施聖文 (社大原住民部落訪查課程講師)、voyo (原住民族政策)	300	03

		協會理事長)		
11/1 (二) pm8:10—9:30	紀錄片賞析:「戲頂上的媽媽」 社區、劇場與生活	賴淑雅暨社大演劇社全體社員	101	04
11/2 (三) pm7:00—9:00	新移民的人權與多元文化的 時代意義	張明慧(新移民女性志工輔導員 講師)	108	05
11/3 (四) pm7:00—8:30	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權概 念	王順美(台灣師範大學環教所副 教授)、陳健一(社大講師)	107	06
11/3 (四) pm8:20—9:30	紀錄片賞析:「戲頂上的媽媽」 社區、劇場與生活	賴淑雅(社大演劇社講師)	301	07
11/4 (五) pm7:00—9:00	紀錄片賞析:「柑園自轉運動」 邁向全球化的教育新世代	李天健(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 士候選人)	107	08
11/7 (一) pm7:00—8:20	紀錄片賞析:「奇蹟背後-RCA 事件記實」 經濟發展中人與環境的省思	黃國祥、王貞敏、陳貞琇、陳麗 枝、黃淑美	中華 電信 209	09
11/7 (一) pm7:00—8:20	用藝術豐富生活--從公共藝 術談公民意識的展現	廖建忠(河下游藝術空間召集 人)、賴志盛(藝術工作者)	102	10
11/8 (二) Ppm8:20—9:3 0	如何辨別廣告與網路訊息的 可信度? --健康生活與消費 意識	陳聖明(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中心 副教授)	中華 電信 209	11
11/8 (二) pm8:20—9:30	新移民女性與多元文化	張明慧與社大新移民課程姊妹 們	108	12
11/9 (三) pm8:20—9:30	河川與記憶之一:看見--發現 浦仔溝	陳健一(環境課程召集人)	107	13
11/10 (四) pm8:20—9:30	河川與記憶之二:浦仔溝與板 橋	王肇台(社大關懷生態環境社導 覽員)	110	14

公共論壇是一個提供師、生發聲與討論的場合，在工作人員幾年下來的積極運作後，學員跟老師開始習慣每學期都會有這樣一次的活動，甚至在學期初就會有學員主動來探詢這學期的公共論壇何時舉辦或主題有哪些，工作人員認為讓學員跟老師可以漸漸接受公共論壇的主要原因其實是公共論壇的『內容』已經打動他們了，溫茲廷說：

『你只要把那個成果給大家看，其實你就會比較清楚、比較明顯的知道說，我們到底在講什麼，事實上學員經過這樣幾年下來的訓練，包括志工，他就已經都很清楚我們到底在幹什麼，比較不會像在前一兩年的時候，就是說要辦一個公共論壇好像會引起很大的問題，大家就心灰意冷了這樣，已經就比較不會這樣了。』（溫苡廷，7）

公共論壇除了以演講討論的方式來與學員老師互動外，也加入記錄片或主題影展的模式呈現，試圖以較軟性的呈現方式來包裝嚴肅的議題（表 4-3），溫苡廷解釋說：

『像我們現在的公共論壇還有一個模式，我們每年都會放一個小小的影展或記錄片展這樣，因為其實記錄片他是很好解讀這個社會的方式，他其實不會很硬，他帶有些許的情感，可是又可以真實的紀錄每一件事。』（溫苡廷，6）

表 4-3 板橋社區大學 2006（2）公共論壇暨影展活動

時間	講座主題	主談講師	場次	講座地點
10/30(一) PM8:20—9:30	紀錄片賞析：「博盛的二年八班」——弱勢兒童的教育現況	傅麗珠（留日特教碩士、曾任職桃園啟智學校）	006	107 教室
10/30(一) PM7:00—8:20	紀錄片賞析：「陸上潛水夫」——職業災害與勞工處境	倪世傑（陸上潛水夫導演）	007	108 教室
10/31(二) PM7:00—8:20	紀錄片賞析：「部落流浪到金樽」——另類的原住民藝術	施聖文（東海大學社會所博士生、原住民部落工作者）	008	107 教室
10/31(二) PM8:20—9:30	紀錄片賞析：「飄揚過海的家」、「謝婷與她的歌」——流離尋岸外一章	詹曜齊（板橋社大主任秘書、世新大學社發所碩士）	009	303 教室
10/31(二) PM7:00—9:30	南非電影欣賞：「美麗要上學」——愛滋病的挑戰與悲劇	鄭維鈞（遊民工作坊成員、曾以遊民書寫或文建會文學獎）	010	108 教室

11/2(四) PM7:00—8:20	紀錄片賞析：「指月記」--- 看不見的都市人	鄭維鈞（遊民工作坊成員、 曾以遊民書寫獲文建會文學 獎）	011	108 教室
11/3(五) PM8:20—9:30	紀錄片賞析：「水岸城市」--- 河往哪裡流？	陳建一（板橋社大環境學程 召集人）	012	107 教室
11/6(一) PM7:00—8:20	紀錄片賞析：「山有多高」--- 鄉愁與認同	詹曜齊（板橋社大文學課程 講師、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 究所碩士）	013	305 教室
11/6(一) PM8:20—9:30	走在歷史的田野間	鄭智殷（板橋社大文化資產 導讀講師、社造工作者）	014	304 教室
11/8(三) PM7:00—8:20	新移民女性在台灣(一)	板橋社大新移民共學社團講 師群	015	305 教室
11/8(三) PM7:00—9:30	民眾劇場在社區互動演出： 「公民教育：美好的世界」	「倡議教育劇場工作隊」暨 板橋社大演出團隊	016	300 教室
11/9(四) PM7:00—8:20	紀錄片賞析：「病房 85033」 ---消失在體制裡的病人	朱政騏（台大社會所博士）	017	107 教室
11/9(四) PM8:20—9:30	新移民女性在台灣(二)	板橋社大新移民共學社團講 師群	018	304 教室
11/10(五) PM7:00—8:20	紀錄片賞析：「黑吉米」--- 帶著身份去逃亡	宋明杰(「黑吉米」紀錄片導 演)	019	108 教室

公共論壇所邀請的講師在初期大多邀請校外的人士，但最近幾年工作人員開始從校內尋找公共論壇的主題或講師的人選，安排機會讓校內的講師有機會可以跟學員介紹他的課程主題有哪些公共性、批判性，也可以讓沒有上過他的課的學員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面向的課程特色，學員因此可以瞭解板橋社區大學整體的開課風格與特色。從表 4-2、4-3 裡就可以發現多位講師皆為板橋社區大學既有的講師群及社團，溫茲廷提到當初的作法：

『我們後來想說，一直找外面的人來講，好像也不太對，也不是不太對，事實上是不是你也可以把自己的老師變成這樣可以談公共性的人，所以我們開始在學校裡面，跟自己的老師討論，你的課程有沒有公共性的地方？你覺得是什麼？慢慢的，幾乎我們的很多老師都可以講這樣的東西，或者對這樣的理念有一些看法，就可以慢慢加入這個團隊，所以這就是我覺的我們的老師其實還滿強的。』

（溫茲廷，7）

另外，工作人員發現公共性社團幾年下來已經累積一定的經驗與成果，應該提供機會讓他們可以與大家分享所努力的過程與成果，因此在與志工溝通及取得同意後，工作人員便開始在每一次的公共論壇都會安排場次讓公共性社團運用，提供這樣的發表機會是希望可以打破了學員與志工之間的陌生感，除了可以讓其他學員可以瞭解志工們的努力過程與成果，社團也有機會可以從中招募新的志工加入，對公共性社團的志工來講，信心的增強更是不在話下。張蕙雯舉例說：

『比如說新移民他們現在有比較多的能量談他們現在參與過程的公共性是怎麼出來的，或者是他們怎麼理解新移民，那就給他規劃幾場，志工他會很開心，學生也會很開心，因為學生聽到這些志工很多就會很感動。』（張蕙雯，22）

研究者參與多場以公共性社團為主題的公共論壇場次，發現資歷較久的志工在演講或分享社團成果時的台風已相當穩健，新進的志工上台雖然容易緊張，但也願意輪流跟學員分享自己參與志工的心境改變歷程。以研究者觀察記錄一場以新移民女性社團為主題的學員與志工的對話為例：

學員：『那些外籍新娘都是為了錢、為了物質生活才會嫁來台灣啦，他們嫁來後，跟我們的語言和生活習慣都不一樣，一定都會有家庭問題啦，一天到晚都會吵架的啦。』

擔任志工的主持人不疾不徐以和氣的態度的先回答：

『部分個案問題，不能類推到全部，我們跟哪裡的人結婚都會有婚姻問題，在場有哪一位沒有跟先生或太太吵架過嗎？台灣人跟台灣人結婚就不會有問題嗎？有沒有我們的姊妹或志工要回應一下的？』

社團志工：『我來擔任志工之後，很佩服外籍姊妹的努力。所以我很想幫助他們抒解心情，例如親子問題，可以聽他們訴苦並提供意見。我現在也會主動提供他們一些活動訊息，讓他們多瞭解台灣這個環境；也

會提供他們一些法律方面的資訊。』

社團志工：『我來當志工後，更能瞭解外配的壓力，尤其是親子問題是他們最大的壓力。原本我已經退休了，想要來當志工服務一下，但是我覺得反而付出的不多卻學習到很多。現在我對於外配故鄉的風土人情、習俗等，也多更一層的瞭解了。』

外籍配偶：『是不是台灣女人都成長了，而男人卻沒有，加上他們的經濟狀況也不好，因此娶不到老婆，所以就要去外配，比較好管教、比較聽話。誰不是追求物質生活？不管娶台灣人或是外配，誰沒有家庭爭吵？目前在印尼，他們的報紙都呼籲當地的女生不要嫁來台灣，因為台灣男人不好，會打老婆。台灣人不讓外配出去讀書、交朋友，因為怕他們變壞，但是台灣人自己卻可以，難道不會變壞？』

在另一場公共論壇『河川與記憶之二～南仔溝與板橋』中，演講者是大漢溪保護社的資深志工，在與學員講述完南仔溝與板橋的地理關係與歷史脈絡後，也談論到目前『特二號計畫路線』對南仔溝的影響，此一議題提出後，台下的學員不斷舉手發言自己對板橋的記憶及對這個道路計畫的看法，即使論壇時間已經結束，幾位學員仍然留下來與演講的志工討論如何給這個計畫的施工單位建議或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公共論壇』是板橋社區大學與學員跟講師溝通理念的方法之一，透過有意識的挑選論壇主題，並提供學校用心培力的公共性社團發表成果，可以讓學員、講師感受板橋社區大學的辦學理念與目的，研究者從參與的每場公共論壇裡都看到這樣的成果。另外，有些講師對社區大學公共性或批判性的理解還不夠深入，也可以透過公共論壇的參與來豐富他的理解方式。工作人員無法一個一個跟學員或講師解釋社區大學的理念，但公共論壇的固定舉辦，提供了彼此無形的溝通機會。板橋社區大學從來不放棄對公共論壇的經營，遇到問題就立即

討論，試圖找到新的解決方法，在公共性及批判性理念不變下，如何在內容或呈現方式改變來讓學員老師願意接受，是工作人員常常思考的問題，否則即使強迫學員或老師一定要來參與，他們還是可以選擇以不予理會的方式回應。目前板橋社區大學公共論壇的形式是暫時固定下來，一旦有新的問題或想法出現，也可以馬上做調整，張蕙雯說：

『形式永遠可以變動啦，不用談太多形式，現在形式固定下來是因為這樣子最適合做一種運作，老師也習慣，學生也習慣，學生沒有公共論壇感覺會怪怪的，其初還會主動來問有沒有公共論壇。』（張蕙雯，21）

溫苡廷對於目前學員與老師參與公共論壇的情況也感到欣慰，她說：

『我覺的現在公共論壇基本上是還不錯，是還滿成功的，因為我們後來有跟很多學校接觸，他們都不知道公共論壇該怎麼去辦，幾乎都辦不下去了，很多學校他一遇到困難，他就已經是停止了。那我們是在裡面想了很多方法，遇到很多聲音，然後再想辦法、再想辦法，弄到現在這個模式。』（溫苡廷，6）

六、環境氣氛營造

板橋社區大學現址在台北縣板橋高中，與救國團共同租借一棟廢棄的校舍，救國團使用二樓，板橋社區大學則使用一、三樓，公共空間、教學空間不足及校舍老舊一直困擾著板橋社區大學，但行政團隊仍然試圖在這樣艱難的環境裡營造出屬於板橋社區大學的辦學風格與校園氣氛。

Eric Margolis (2004) 在一項環境場景的潛在課程研究案裡發現，當學生來到一個新環境還沒認識教授或同學時，他們已經從建築物、裝潢及相關的實體設施裡得知他們所要扮演的角色。在比較熟悉了周遭的設施之後，他們就不再那麼在意身邊的事物，而將重心放在人際之間的交流及學業上。不過，他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持續釋放社會化的暗示，置身其中的學生耳濡目染，自然是持續的吸收這些訊息。因此板橋社區大學也將環境的布置視為是一種跟學員老師溝通的管道，以有限的空間做無形的意識型態塑造。校區內的牆壁及柱子是張貼海報的唯一地方，但不同於一般布告欄被賦予的公告訊息功能，這裡的牆壁張貼的是板橋社區大學公共性社團的介紹、社會議題及公民參與的論述，一張大幅的『資本主義與身體的流動圖』所呈現的郵購新娘、血汗工廠、迫害童工、廉價勞工、、、等整體環境現況的問題，道盡對資本主義無情剝削的控訴，這裡要彰顯的是板橋社區大學是一個有理念想要實踐的地方，透過各種方式想要達到知識解放及公民社會的訴求，並希望學員可以從更批判性的角度看待身邊一切習以為常的事，詹曜齊說：

『那個資本的流動與身體的流動，還有大門一進來就會看到社區大學的招牌，社區關懷團體。就是知道說板橋社區大學是一個社區關懷團體，你看了一次、看了兩次、看了三次，久了就知道啊，他們是自己是認為是社區關懷團體，你加入這個團隊就要有這個心理準備。』(詹曜齊，14)

七、課程規劃與設計

依黃武雄的理念，社區大學的課程設計以『發展公民社會』為目標，規畫有學術課程（包括人文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三類）、生活藝能課程、社團活動課程。板橋社區大學循此架構每學期設計課程約七十門課，假日或寒、暑假則不再多開設課程，平均每學期約可吸引一千五百多名學員選課。

相較於其他社區大學動輒百餘堂課程、週末、寒暑假加開設短期課程，板橋社區大學的開課數量算少，當然這有其客觀因素，例如：板橋社區大學的校舍空間較小、缺少技能性教室等場地、設備不足等問題。但一堂課程能否在板橋社區大學開課的關鍵，則是這堂課程是否符合社區大學的理念，亦既授課老師能否說明這堂課程如何有助於達到『公民社會』及『知識解放』的目標，或是這堂課的『公共性』、『批判性』究竟為何？與一般商業化的課程差異在哪？

以『健康生活與化妝品實作』為例，此課程先在課程名稱裡加入『化妝品』吸引學員加入，但其課程目的則希望藉由讓學員在課堂上瞭解化妝品的實際原料、製作與行銷過程，再透過實際操作，認識化學記量觀念、物理變化過程，還原化妝品的真面貌。在引導學員解讀化妝品成分的過程中，也可破解化妝品廣告空泛用語，挑選適合自己，價格又合宜的化妝品。此課程強調 DIY 的精神，希望讓學員在瞭解化妝品或保養品的製作過程後，也能動手自己製作，以破除現今社會瀰漫的消費主義現象。

『布的藝術—玩布中尋創意』則是以環保理念及婦女自覺為開課核心。此課程的拼布不是花錢買已設計過的現成拼布讓學員不用思考就可以縫出一幅一幅美美的圖案，而是請學員帶家裡已不再穿的衣服或布料，再透過每堂課的主題，讓學員自己設計圖案、自己剪裁製作，最後再與大家分享他的作品設計源由，這其

實就是透過從最簡單的素材及對親身對作品的設計，而找到情感表達的出口。一位學員曾經很興奮的向研究者分享他的拼布製作過程，當時課程的拼布主題是『幸福』，該名學員說：『我這個拼布的主題是『幸福』，我想好久喔，一直不知道怎麼樣算是幸福的感覺，然後大家就開始討論什麼是『幸福』，有的同學就覺得全家人都可以在一起就是『幸福』，然後我就開始想了，我覺的可以像這樣（該學員的設計圖案是一棟平房、養鴨、藍天白雲）就是很『幸福』，這個是我家，小時候就是這個樣子。你看這些布都是家裡不要的衣服喔，我就拿來用了，也還不錯啦。』（P21）。從這位學員的分享裡，看到了該堂課程設定的主題『幸福』看似簡單，卻也讓平常忙碌於工作的婦女或家庭主婦一時想不出來，而課堂中彼此的分享與對話機會則幫助了學員開始向內尋找自己，利用不再穿著的衣物，無須多花錢就可以製作出一幅屬於自己的『幸福』拼布。

溫苡廷再以瑜珈課程為例：

『比如說阿南達瑪迦，這種瑜珈課程，他們學瑜珈不是要瘦身的，他是有目的的，不管是什麼目的，宗教的目的、身心靈的目的，他們有一套他們的哲學，那我們願意尊重這樣的哲學，就請他們來上課。』（溫苡廷，9）

因此對板橋社區大學來說，課程名稱不是重點，課程內容才是重要，是否有助於學員思考他在社會的位置，即使開舞蹈的課程，也希望讓學員知道身體的展放跟抵抗社會壓抑之間的關連，也就是說一定要有公共性的議題介入，即使需要將課程名稱包裝以吸引學員選課也都是可以接受的，溫苡廷說：

『課程名字取『烹飪』都沒關係，可是我們要怎麼弄，讓學員學到什麼，有沒有藉由這個課程反思到他自己在这个社會的位置，有沒有？如果有，開烹飪課也沒有關係啊，就是看你怎麼開，看你請了什麼樣的老師來教，我們不是絕對不開，也不是這種課就不好，是要看怎麼上，最重

要的事要看怎麼上。』。(溫苡廷，21)

板橋社區大學大致與市公所、農會或救國團維繫良好的互動關係，這也跟板橋社區大學的課程有關，因為校舍場地設備及理念的關係，目前並沒有開設關於插花、烹飪、電腦、、、等這類市公所、農會、救國團常開設的課程，所以彼此在課程上不太會與有所重疊或衝突，加上板橋社區大學的講師群維持著一定的口碑，所以每學期的學員數量也滿穩定的。

開課成功後，透過每學期大、小講師座談會，工作人員不斷的與老師們溝通想法，包括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一方面除了可以讓老師理解社區大學的理念與目的，另一方面也不斷提醒老師們板橋社區大學對社會改革的企圖。張蕙雯說：

『規劃課程和學生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是從套裝知識的規劃開始，而必須雙向思考經驗知識的部分。所以課程規劃會同時考量學生的狀態，並以此和老師討論。也就是說，行政人員並非真的介入教學內容，而世界入知識的討論，而這樣的討論關乎社大的理念。』(張蕙雯，14)

因為社區大學不是一個單向的教育，而他又是一個試驗且不斷發展的教育方式，落實在實際的運作上就會更顯複雜，工作人員必須不斷的做『確定』的動作，確定老師的狀況、確定學生的狀況。另外課程的設計也不能讓都交由學員自己決定，否則勢必市場化或商業化，社區大學辦學的理念將會蕩然無存。即使『公共性』、『批判性』不好一下達成，但是也一定要有這樣的理念想法，溫苡廷說：

『事實上我們沒有馬上就一定要達成，可是你不能沒有這個想法，我們比較清楚的是說這個事情不好達成，大家都理解，可是你如果連想法都沒有，那你當然做不到，可是如果你有想法，我們可以再來討論，慢慢做，用什麼方法做。』(溫苡廷，9)

『這是一個方向，隱隱約約的方向感，那我們是不是能很清楚的講出那個方向是什麼，或給他一個名詞，說這是什麼方向感，其實恐怕不太行，只是我們會有一個很強的默契，比如說什麼樣的課會比較好。』（溫苡廷，8）

因此，為了維持板橋社區大學富批判性及推動公共性的整體辦學氣氛，行政團隊必須時常想方設法充滿這一股能量，例如九十五學年度下學期開設的免費短期課程：『衝撞集講堂』（見附錄六），課程主題大多屬較嚴肅的議題，例如：『疏離與共謀——現代主義在台灣』、『美學，以及生活反抗』、『媒體識讀——意識形態大作戰』等，這其實也是在試探學員對此類課程的反應。即使若有課程因人數不足而無法開成，也必須讓學員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這個學校正在社會改革的路途上，如同研究者參與在板橋社區大學的其間最常聽到行政團隊所說的話：『目的與手段要清楚，目的不變，手段隨時都可以改變』

板橋社區大學每學期也都會辦理數場小型戶外活動來搭配學校關心的社會議題，例如：板新水庫探訪、台北縣衛生下水道探訪、核四廠參訪、各種主題的大漢溪深度探索之旅、原住民部落訪查、等。由於社區大學是一個非營利單位，活動舉辦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賺錢，詹曜齊因此認為：

『工作人員需對這種活動保持警覺，怕大家對社大的觀感不好，運動團體要跟營利團體分清楚，我們不是有深度的觀光團』（詹曜齊，P15）

所以他不願意任何營利的動作在社區大學發生。在此原則下，板橋社區大學對於活動的收費非常謹慎，每場活動大多由學校出面承租遊覽車，參訪性質的活動大多也不會有額外的開銷，因此學員只要繳交活動保險費即可，所以板橋社區大學辦活動常常都是虧錢在辦，即使如此，不能營利的原則還是要堅持，因為一

旦營利，學員參加活動的心態就不一樣了，像消費者般的提出各種『要求』便會開始產生。為了維持社區大學的形象，即使是學員或社團想要自己辦活動，都需要先跟學校溝通討論，尤其涉及收費的話。詹曜齊也認為板橋社區大學能將錢的問題處理透明、清楚，這一直都是凝聚志工的向心力的重要關鍵。另外，活動的主題其實就是搭配著學校課程及公共性社團的走向，也就是說即使辦戶外活動，這個活動也必須有他公共性的價值存在，社區大學強調公共性，因此社團、活動都一樣，這與板橋社區大學如何理解社會、要解決什麼問題有關，目的確定後，再來就看用什麼手段解決。

Paulo Freire (2004) 認為在文化侵略中，重要的是，被侵略者是以侵略者的觀點而不是以他們自己的觀點來看待其現實，當他們模仿侵略者越多時，侵略者所處的地位就越來越穩固。在板橋社區大學的左派工作人員眼裡，所謂的『侵略者』指的當然是『資本主義』，因此社區大學作為一場抵抗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所要謹慎處理的就是避免再落入模仿其運轉的邏輯裡，板橋社區大學行政團隊在處理學校運作（包括講師選擇、課程設計、環境布置、社團運作、等）及掌控發展方向都十分謹慎就是這個原因。

八、小結

板橋社區大學的整體辦學風格，從堅持社會主義的左派思想行政團隊開始一層一層緊密的串連起來，透過各種『角色』、各種『形式』來與社區大學的每一位參與者對話，如圖 4-2、4-3。板橋社區大學的行政組織實際上是一個共學團體，從校務志工社、校務會議、講師研討會、師資評議會等，都看的到除了行政人員以外，學員、志工、講師也參與其中，而不是一個用權利、義務來劃分階級的地方，只是行政人員必須更謹慎的判斷及掌握學校發展方向。教學也不僅只是在課堂上才會發生，所有的事件溝通都是一種教學活動，每天透過與課程、與志工、與講師、與工作人員、與整體環境布置的互動，學員一走進板橋社區大學其實就是與社會改革對話的開始。如何穩住板橋社區大學社會改革的使命，使它的方向不會走偏而淪入商業型態的營利單位，一直都是行政團隊做任何決策判斷時不會忘記的準則。

在 Paulo Freire (2004) 在受壓迫者教育學裡舉格瓦拉這位革命領袖為例，他認為格瓦拉強調與民眾的融為一體，對於『由一種自發性的、帶有某些情感成分的抉擇，轉變為一種尊貴力量，一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這樣的轉變而言，舉有決定性的意義，正是透過與農民的對話，格瓦拉的革命實踐才變的有權威性。Paulo Freire 並認為格瓦拉本身的謙抑與愛的的能力，使他與民眾的融為一體變成可能，當與民眾融為一體不在僅是一種理論，而是他本身整體的一部份時，從那一刻起，農民便成為其游擊隊『革命意識型態』的『鑄造者』。在 Paulo Freire 對話的理論中，革命行動的每一個階段都不能放棄與民眾的融為一體。融為一體會再引發合作，而合作則會使領導者與民眾達到格瓦拉所形容的水乳交融。這種水乳交融只有當革命行動是真正的人性化，能夠設身處地為人設想、充滿愛、溝通的、謙遜時，才會存在，它的目的是為了解放。板橋社區大學的行政團隊認為社會運動一定要做群眾組織的工作，既然社區大學是一場社會運動，那麼組織的

工作當然不能逃避。因此從板橋社區大學剛成立之初，行政團隊即投入大量心力組織志工及講師經營，也唯有能與志工及講師『融為一體』，社區大學欲推動的理念才有可能在這群『鑄造者』的協助下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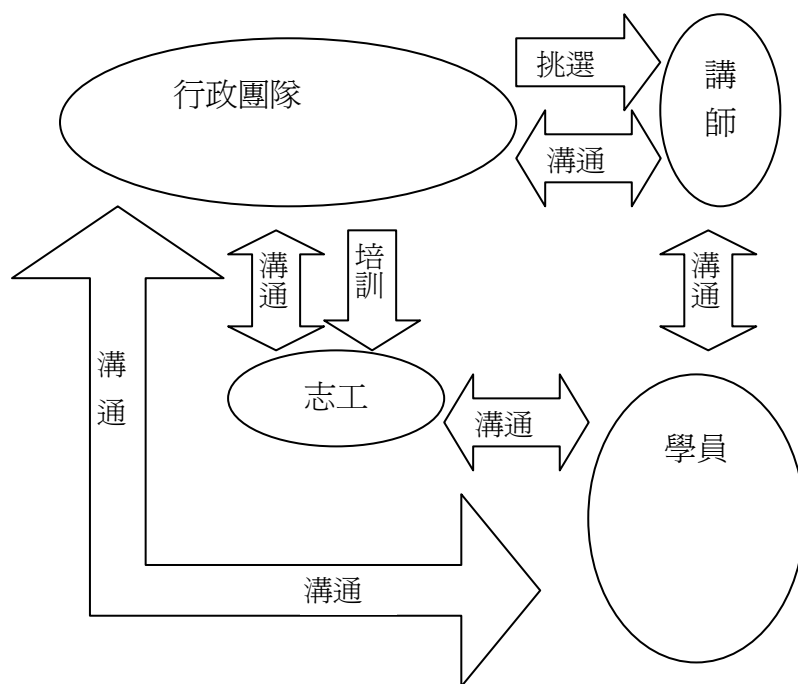


圖 4-2 板橋社區大學行政團隊與師生溝通互動圖

板橋社區大學對志工的經營、公共論壇的持續舉辦、課程的風格、講師的挑選、、、等，在目前社區大學中常是為人所驚嘆的，面對其他社區大學提出『志工怎麼會這麼也凝聚力？』、『公共論壇怎麼會有人參加？』等疑問，工作人員說：『我們已經努力經營八年了！從來沒放棄過理念的實踐』。板橋社區大學將目前一切的努力視為埋下社會改革的種子，等待社會改革的契機隨時出現。當有些社區大學的工作同仁還在抱怨社區大學的理念是理想，要落實有現實難度，板橋社區大學正想方設法一步一步朝理想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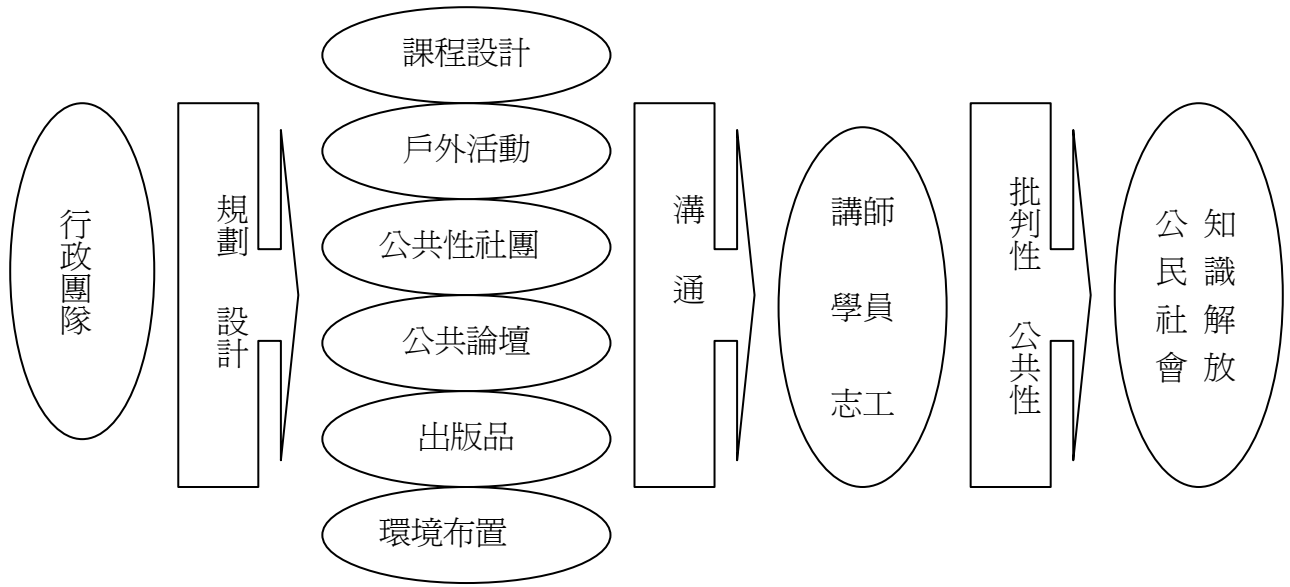


圖 4-3 板橋社區大學推動理念的校務運作圖

第四節 板橋社區大學的校務運作-問卷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量化輔助分析板橋社區大學學員、志工及講師對行政團隊在推動批判性及公共性時的行政措施之回應及看法。

本問卷設計分為兩部分，一填答者基本資料調查，包含：性別、年齡、最高學歷、職業、修課年資、是否曾經擔任過社團志工或校務志工、擔任志工的年資等七項。另一部份則為調查填答者對板橋社區大學推動社區大學運動過程中所做努力的看法及個人是否能理解並受影響，包含：對『公共論壇』運作的看法及感受為何？參加『公共論壇』有沒有帶給個人任何改變？對學校所經營的志工的認識？對校園內所設置的看板或展示看法為何？個人覺得板橋社區大學哪些作法符合推動『公共性』的理念？個人覺得板橋社區大學哪些作法符合『批判性』的精神？對於板橋社大強調『公共性』的理念及批判的精神，個人的看法如何？此外，也提供一題開放式填答，讓填答者可以寫下任何意見讓板橋社區大學作為辦學參考。

本問卷回收後依學員、志工、講師等身份分別做數據統計，除了將從數據初步瞭解學員、志工及講師對板橋社區大學辦學的回應外，也將把志工與學員的問卷數據在每一題目做比較分析，以輔助回應在上一章節行政團隊對學員或公共性社團經營成果的認知。

壹、學員與志工基本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問卷在學員與志工資本資料調查方面包括有：性別、年齡、最高學歷、職業、修課年資、是否曾經擔任過社團志工或校務志工、擔任志工的年資等七項。

數據統計結果如表 4-4。

表 4-4 學員與志工基本資料統計表

項目	基本資料	學員人數	學員百分比	志工人數	志工百分比
性別	女	160	78.4%	29	69.0%
	男	33	16.2%	12	28.6%
	無填答	11	5.4%	1	2.4%
年齡	20 歲(含)以下	3	1.5%	1	2.4%
	21~30 歲	51	25.0%	9	21.4%
	31~40 歲	42	20.6%	12	28.6%
	41~50 歲	55	27.0%	7	16.7%
	51~60 歲	40	19.6%	12	28.6%
	61 歲(以上)	5	2.5%	1	2.4%
	無填答	8	3.9%	0	0.0%
最高學歷	國小	4	2.0%	1	2.4%
	國中	7	3.4%	2	4.8%
	高中職	53	26.0%	13	31.0%
	大專、大學	115	56.4%	24	57.1%
	研究所(以上)	15	7.4%	1	2.4%
	無填答	10	4.9%	1	2.4%
職業	農	0	0.0%	0	0.0%
	商	30	14.7%	5	11.9%
	公	23	11.3%	2	4.8%
	教	20	9.8%	8	19.0%
	軍	0	0.0%	0	0.0%
	工	12	5.9%	0	0.0%
	服務業	38	18.6%	5	11.9%
	學生	5	2.5%	1	2.4%
	自由業	16	7.8%	2	4.8%
	家庭主婦	17	8.3%	7	16.7%
	退休	15	7.4%	4	9.5%
	無	2	1.0%	0	0.0%
	其他	6	2.9%	3	7.1%
	無填答	20	9.8%	5	11.9%
修課年資	1 年以下	75	36.8%	14	33.3%
	1-2 年	59	28.9%	8	19.0%
	2-3 年	33	16.2%	10	23.8%

	3-4 年	21	10.3%	5	11.9%
	4-5 年	5	2.5%	1	2.4%
	5-6 年	3	1.5%	2	4.8%
	6 年以上	2	1.0%	2	4.8%
	無填答	6	2.9%	0	0.0%
學員人數總計		204	100%		100%
您曾經擔任過 社團志工或校 務志工嗎？(複 選題)	文化歷史與記憶—文化資產導讀			2	4.8%
	社區防疫與健康生活			4	9.5%
	台灣森林生態與部落訪查			7	16.7%
	新移民女性識字暨親職教育初階			6	14.3%
	東南亞文化—飲食、節慶觀光與語言			2	4.8%
	社大演劇社			5	11.9%
	哲學諮商社團—理解生命的困惑			7	16.7%
	藝術欣賞與創作—現代藝術社團			3	7.1%
	布的藝術—玩布中尋找創意			7	16.7%
	校務志工			13	31.0%
	無填答			0	0.0%
您擔任志工的 時間有幾年 了？	1 年以下			15	35.7%
	1-2 年			13	31.0%
	2-3 年			3	7.1%
	3-4 年			2	4.8%
	4-5 年			1	2.4%
	5-6 年			0	0.0%
	6 年以上			3	7.1%
	無填答			5	11.9%
志工人數總計				42	100%

一、性別

本問卷填答者中，女性學員共計 160 人(78.4%)，男性學員 33 人(16.2%)，有 11(5.4%)位學員無填答本題。女性志工 29 人(69.0%)，男性志工 12 人(28.6%)，1(2.4%)位志工無填答本題。板橋社區大學學員的男、女比例歷年大約維持約 1:3(附錄五)，但近幾年男性學員的數量已有逐漸成長。此問卷的受訪者在性別統計數據上，頗能代表原本的族群特色。

二、年齡

本問卷填答者不論學員或志工，其年齡分佈除 20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人數較少外，其他平均落在 21 歲到 60 歲之間。學員的年齡 20 歲以下 3 人(1.5%)，21-30 歲 51 人 (25.0%)，31-40 歲 42 人 (20.6%)，41-50 歲 55 人 (27.0%)，51-60 歲 40 人 (19.6%)，61 歲 (以上) 則是 5 人 (2.5%)，此題無填答學員 8 人 (3.9%)。在志工的部分年齡 20 歲以下 1 人 (2.4%)，21-30 歲 9 人 (22.4%)，31-40 歲 12 人 (28.6%)，41-50 歲 8 人 (16.7%)，51-60 歲 12 人 (28.6%)，61 歲 (以上) 則 1 人 (2.4%)，此題沒有無填答的志工。板橋社區大學的學員數量逐年增加，並以 30-50 歲的學員最主要，其中又以 30-40 歲學員在設校第四年後成為最主要成員 (附錄六)。本問卷的學員及志工人數合計則多數落在 20-50 歲，本問卷可以得到較多 20-30 歲學員填寫的原因是因為此年齡層的學員大多會選擇如佛朗明歌舞、爵士舞等舞蹈課程，且也較易上至最後一堂課而不缺課，即使研究者發放問卷的時間點已接近學期期末，此類課程的學員仍然出席率高，因此本問卷得以獲得較多 20-30 歲學員填寫的問卷。

三、最高學歷

在本次問卷填答的學員中，在學歷的統計方面，國小 4 人 (2.0%)，國中 7 人 (3.4%)，高中職則有 53 人 (26.0%)，大專、大學高達 115 人 (56.4%)，研究所 (以上) 也有 15 人 (7.4%)，本題無填答 10 人 (4.9%)。在志工的部分則是國小 1 人 (2.4%)，國中 2 人 (4.8%)，高中職則有 13 人 (31.0%)，大專、大學學歷也是最多人，有 24 人 (57.1%)，研究所 (以上) 1 人 (2.4%)，本題無填答 1 人 (2.4%)。

本問卷填答的學員與志工皆將近有六成達到大專大學學歷，全校學員近年也超過五成有大專大學學歷（附錄七），推論與 30-40 歲的學員數增加有關，因為在 30-40 歲學員的就學年代大專大學入取率已大幅攀升，目前學員裡擁有碩士學位的人數也在增加中，行政人員表示學校剛設立初期的學員以國中、高中學歷較多，近幾年則因為學歷開放的腳步加快，使得學員的學歷提高不少，從陳瓊如（2000）在社區大學成立初期所做的研究也發現當時學員的學歷主要是以高中職為主，且學員平均年齡是分佈在 40 歲-50 歲為最多。

學員既然已多是大專大學學歷，社區大學目前又無法頒發學位證明，為何還是可以吸引學員不斷前來修課，對於這樣的情況，溫苾廷認為與社區大學的教學方式有很大的關係，她說：

『其實這個跟我們學校的經營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並不是在教你學校那一套套裝知識，我們是在告訴你另外一種學習的方法，所以是更實際性或更生活化的一種方式，所以他並不會覺得說我在學校已經學很多了，我來這邊就學不到東西，不會，相反的，他還可以跟人家…比如說寫作，他就可以分享，他不是老師叫你寫一個作業，你就寫，然後老師改，不是，而是他寫了之後可以跟同學分享，他也可以聽到同學在寫什麼，他使一個有分享經驗、有交流的課程設計，所以我覺的學歷就比較不會成為一種障礙。』（溫苾廷，A3）

四、職業

在本次問卷填答的學員職業別裡，按人數多寡依序為：服務業 38 人（18.6%）、商 30 人（14.7%）、公 23 人（11.3%）、教 20 人（9.8%）、家庭主婦 17 人（8.3%）、自由業 16 人（7.8%）、退休 15 人（7.4%）、工 12 人（5.9%）、其他 6 人（2.9%）、學生 5 人（2.5%）、無職業 2 人（1.0%）、軍、農皆無人勾選，無填

答則有 20 人 (9.8%)。志工的職業別方面，則以教職為最多，有 8 人 (19.0%)，家庭主婦次之，有 7 人 (16.9%)，接下來商、服務業、無填答分別都是 5 人 (11.9%)，退休 4 人 (9.5%)、其他 3 人 (7.1%)、公與自由業皆 2 人 (4.8%)，學生 1 人 (2.4%)，農、軍、工、無職業皆無人勾選。

從學員的職業看來，一般認為社區大學會有很多家庭主婦來參與，但實際人數卻不多，探究原因是因為以目前台灣社會多數家庭必須仰賴夫婦雙薪才能應付一個家庭所需開銷，因此身份為純粹的家庭主婦的比例才會比較少。

數據顯示學員的職業以服務業及從商最多，但志工的職業卻以教職及家庭主婦為主，這可以從可支配時間來理解這樣的現象，從商或從事服務業的學員在工作時數及時間安排上，不比教職及家庭主婦來的穩定，因此才會出現志工多數是教職或家庭主婦的身份。

五、修課年資

本問卷填答的學員在修課年資方面，以 1 年以下有 75 人 (36.8%) 最多，接下來依序是 1-2 年 59 人 (28.9%)，2-3 年 33 人 (16.2%)，3-4 年 21 人 (10.3%)，4-5 年 5 人 (2.5%)，5-6 年 3 人 (1.5%)，6 年以上有 2 人 (1.0%)，無填答則有 6 人 (2.9%)。志工的修課年資也是以 1 年以下有 14 人 (33.3%) 為最多，接下來依序是 2-3 年 10 人 (23.8%)、1-2 年 8 人 (19.0%)、3-4 年 5 人 (11.9%)、修課 5-6 年及 6 年以上皆是 2 人 (4.8%)、4-5 年則是 1 人 (2.4%)。

從本問卷數據顯示不管是學員或志工的修課年資以一年以下為最多人。板橋社區大學每年的新舊生比例約 4:6，在外在校舍環境不佳的情況下，依然能維持六成的舊生回流率，除了因為現在的社會瀰漫一股學習的氣氛外，板橋社區大學

在課程設計、講師陣容及整體校務運作的理念也必須能說服人，才能吸引舊生繼續留下來修課，並在學員人數上逐年增加。

六、志工身份

本次問卷的志工人數計有 42 人，分別是『文化歷史與記憶—文化資產導讀』班 2 人 (0.8%)，『社區防疫與健康生活』班 4 人 (1.6%)，『台灣森林生態與部落訪查』班 7 人 (2.7%)，『新移民女性識字暨親職教育初階』班 6 人 (2.3%)，『東南亞文化—飲食、節慶觀光與語言』班 2 人 (0.8%)，『社大演劇社』5 人 (2.0%)，『哲學諮商社團—理解生命的困惑』班 7 人 (2.7%)，『藝術欣賞與創作—現代藝術社團』3 人 (1.2%)，『布的藝術—玩布中尋找創意』班 7 人 (2.7%)，『校務志工』13 人 (5.1%)。

本問卷志工人共計有 56 人次，而該學期總志工人次有 272 人次，因次本問卷佔總人次 21%。另外，本問卷有九位志工曾經參加兩個以上的社團，以校務志工最多人參加過，這與過去公共性社團志工是由校務志工轉型而來有關。

七、擔任志工年資

志工的資歷以 1 年以下 15 人 (35.7%) 為最多，再來則是 1-2 年有 13 人 (31.0%)，2-3 年有 3 人 (7.1%)，3-4 年有 2 人 (4.8%)，4-5 年有 1 人 (2.4%)，6 年以上有 3 人 (7.1%)，5-6 年者則無人勾選。

問卷中有九位學員並無參加任何公共性社團，卻勾選擔任志工，可能是因為不清楚題意『有參加板橋社區大學公共性社團』的才是這裡所指的志工，而誤以為本身在校外有擔任志工即可勾選此題。

貳、學員與志工問卷內容分析與討論

此部分為本問卷主要內容，旨在瞭解學員與志工如何看待板橋社區大學為推動社區大學理念所推的措施，學員與志工在個人想法或生活實踐上是否有因此而受影響。另外，研究者欲以本問卷來瞭解志工對板橋社區大學辦學理念的認同度是否高於一般學員，也是本章節將學員與志工的統計數據放在一起做比較的原因。

這部分的問題包含有：1. 個人對『公共論壇』的運作有何看法及感受 2. 個人是否有因為參加『公共論壇』而帶來任何改變 3. 對板橋社區大學『志工』的看法 4. 個人對板橋社區大學所做的環境布置的看法 5. 個人覺得板橋社區大學有哪些作法符合公共性 6. 個人覺得板橋社區大學有哪些作法符合批判性 7. 是否贊同板橋社區大學強調『公共性』理念及批判性精神的重要，以上每題皆為複選題。除了以上可直接勾選答案的題目外，還包含一題開放式問答，提供學員或老師寫下任何意見以供板橋社區大學辦學時參考用。

研究者在完成問卷數據統計後，針對此問卷數據再次訪談板橋社區大學行政人員，行政人員除協助解讀問卷數據外，也對此問卷數據做出回應，以下將逐題分析討論。

一、請問您對『公共論壇』的看法及感受為何？

本題要討論的是學員與志工對於板橋社區大學每學期固定舉辦公共論壇並規定老師及學員要參加的規範有何看法。依調查數據（如表 4-5）顯示以『它讓我有機會瞭解更多的社會環境問題』選項獲得最多學員認同，有 92 人（45.1%）勾選此題，其次依序是『因此犧牲一堂正課，真可惜』有 59 人（24.0%），『我認同板橋社大『公共論壇』的作法』有 51 人（25.0%），『它提供大家有公開討論意見的機會』有 44 人（21.6%），『因為規定，我只好參加活動』有 39 人（19.1%），『已經習慣每學期都有一次，去聽就對了』有 30 人（14.7%），『可以從中獲得下學期學術課程的優惠』有 29 人（14.2%），『其他』有 10 人（4.9%），『很期待每學期『公共論壇』的到來』有 9 人（4.4%），『無填答』有 6 人（2.9%）。

表 4-5 學員與志工對『公共論壇』的看法及感受為何？（可複選）

選項	學員			志工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因為規定，我只好參加活動	39	19.1%	5	7	16.7%	5
可以從中獲得下學期學術課程的優惠	29	14.2%	7	11	26.2%	3
因此犧牲一堂正課，真可惜	54	26.5%	2	5	11.9%	7
已經習慣每學期都有一次，去聽就對了	30	14.7%	6	6	14.3%	6
很期待每學期『公共論壇』的到來	9	4.4%	9	9	21.4%	4
它提供大家有公開討論意見的機會	44	21.6%	4	11	26.2%	3
它讓我有機會瞭解更多的社會環境問題	92	45.1%	1	28	66.7%	1
我認同板橋社大『公共論壇』的作法	51	25.0%	3	16	38.1%	2
其他	10	4.9%	8	1	2.4%	8
無填答	6	2.9%	10	1	2.4%	8

從本問卷數據顯示，有四成五的學員認為參與公共論壇讓他們有機會瞭解更多的社會環境問題，而這也符合板橋社區大學在主題設計時堅持要有公共性及批判性的期望。板橋社區大學在做法上是強迫學員碰觸整體社會環境的問題，接下來才有可能產生意識自覺並朝向公民社會前進。Allan G. Johnson (2005) 認為壓迫的根源不是人，而是結構，也就是說不是某人壓迫某人的問題，而是存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此結構是某些人得到特權，某些人受到壓迫，而參與這個社會結構的人，如果沒有意識到結構的不平等而採取反抗結構的行動，不管他是否直接對人進行壓迫剝削，他都是壓迫者，因為他在鞏固一個壓迫性的社會結構。因此公共論壇即是板橋社區大學想要讓學員意識覺醒的手段之一。

排名第二的選項『因此犧牲一堂正課，真可惜』(26.5%) 與第三名選項『我認同板橋社區大學『公共論壇』的作法』(25.0%) 及第四名選項『它提供大家有公開討論意見的機會』(21.6%) 的人數差距並不大，這裡透露的是學員一方面認同公共論壇的作法，但因此而佔用一堂正課的時間還是使他覺得可惜，看似矛盾的心態，在行政人員眼裡看來卻是正常的，行政人員解釋說學員或許需要時間來將認同徹底深化到內心裡，不過即使是修課年資很久的學員也都可能會勾選『因此犧牲一堂正課，真可惜』，因為每個人對社會的理解程度不同，何時可以被激發出『批判性』與『公共性』自然都不一樣。問卷數據顯示學員希望既能聽公共論壇又能不少上一堂課，這種希望兩者兼顧的心情，是行政人員可以理解的，詹曜齊就說：

『公共論壇是老師學生工作人員合起來的，這是學校的大事，是課程公共化的嘗試。我們是把社運以一種文化、知識的方式在進行，這是隱藏性課程的部分，強迫性是很重要的，要製造一種衝突點讓公共性這個問題突出來，讓社區大學不完全是補習性的、娛樂性的、消費心態的，大家都覺得自己是消費者，但社區大學首先就要反對這些，所以我們不是服務業。跟一切的消費文明提出不同意見，這是很正常的。學員的想法

是矛盾的，那是因為他們在消費行為中，開始面對自己的公共性，他們覺得公共性是道德的，應該支持，但又想到個體需要的部分，所以，這種矛盾正充分表現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多重性，我們能做的就是啟發公共性，那就是兼顧的本質。因為，學員不好意思公開來談，只能把消費的心情隱藏在問卷裡，如果敢公開談的話，他們會透過班代來反映，所以，在我看來，這個問題不是凸顯了兼顧的需要與否，而是突出了生活裡的公共性已經壓過學員的消費心態，至少撼動學員日常生活的價值觀』（詹曜齊，P21）

這裡問卷數據顯示的其實是板橋社區大學在多年來持續推動公共論壇的堅持已經看出成效，學員在實際行為上，早年是抗拒參與公共論壇的，而現在已經願意參與，只是消費者的心態已經隱藏到問卷裡而不會再表現在行為上，這裡強調的是必須讓學員知道公共性的推動是無法計價的。

，Allan G. Johnson 在『見樹又見林』一書中，把看事情的視角區分為『個人主義』與『社會學』兩種，前者是把問題個人化、自然化（視為理所當然）、技術化，後者則企圖從結構性、根本性的角度來看事情（黃泰山，2003），板橋社區大學企圖批判的就是『個人主義』的觀點，並試圖引導及等待學員意識到社會的整體性結構問題。

從志工的角度看待公共論壇，也是以『它讓我有機會瞭解更多的社會環境問題』（66.7%）獲得最多認同，接下來則是『我認同板橋社區大學『公共論壇』的作法』（38.1%），選擇『它提供大家有公開討論意見的機會』、『可以從中獲得下學期學術課程的優惠』（26.2%）及『很期待每學期『公共論壇』的到來』（21.4%）的志工人數也相距不大。

比較志工與學員的勾選項目比例，可以發現『它讓我有機會瞭解更多的社會環境問題』是大家最認同的，這符合了板橋社區大學對公共論壇功用的期望，但在學員勾選排名第二的『因此犧牲一堂課，真可惜』，在志工的勾選排名卻是第七；志工以排名第四看待『期待公共論壇的到來』，在學員的勾選卻是排名第九；學員較不在乎的『從中獲得下學期學術課程的優惠』（排名第七），卻是對志工所重視的（排名第三）。

以上數據的差異看出志工對公共論壇的認同度有高於一般學員的現象，志工對學術性課程的接受度也高於一般學員，因此學術課程的優惠對學員來說是有吸引力的，板橋社區大學花心思經營的公共性社團在這邊也可以看到成效。

二、請問參加『公共論壇』有沒有帶給你任何改變？

本題要討論的是參加過公共論壇的學員與志工，對於在公共論壇裡的所聽所聞，是否會影響其本身的思考及行動，亦或目前為止對個人並無幫助。從本問卷數據上（如表 4-6）顯示，近半數的學員認為『我更從多面向的去思考對於環境社會問題』，有 101 人（49.5%），其次依序是『我更主動的關心社會環境問題』有 47 人（23.0%），『聽聽而已，沒什麼影響』有 43 人（21.1%），除排名前三的選項外，接下來選項的人數比例皆不到一成的學員勾選，如：『其他』20 人（9.8%），『我更想採取行動來解決問題』15 人（7.4%），『有點生硬，內容乏味』10 人（4.9%），『無填答』11 人（5.4%），『我是更想加入社團擔任志工』6 人（2.9%）。

表 4-6 參加『公共論壇』帶給學員與志工的任何改變（可複選）

選項	學員			志工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聽聽而已，沒什麼影響	43	21.1%	3	6	14.3%	4
有點生硬，內容乏味	10	4.9%	8	5	11.9%	5

我更勇於表達自己的觀點	13	6.4%	6	7	16.7%	3
我更從多面向的去思考對於環境社會問題	101	49.5%	1	28	66.7%	1
我更主動的關心社會環境問題	47	23.0%	2	19	45.2%	2
我更想採取行動來解決問題	15	7.4%	5	6	14.3%	4
我是更想加入社團擔任志工	6	2.9%	9	5	11.9%	5
其他	20	9.8%	4	0	0.0%	7
無填答	11	5.4%	7	1	2.4%	6

從志工的數據裡發現排名第一及第二的選項比例最突出，且也跟一般學員的勾選一樣，分別是『我更從多面向的去思考對於環境社會問題』（66.7%）及『我更主動的關心社會環境問題』（45.2%），不過在人數比例上志工仍然比學員來的高出許多。

板橋社區大學一直強調的整體性知識及公共性的思考，從超過半數的學員及志工皆認為參加公共論壇後『會從更多面向去思考社會環境的問題』這裡可以看出成效，而學員及志工高比例的選擇『我更主動的關心社會環境問題』，也凸公共論壇已發揮其價值。另外，藉由公共性社團在公共論壇發表經營過程及努力成果以吸引學員加入志工的行列，雖然數據的顯示並不高，但這並不表示學員不認同公共性社團，因為實際參與志工的行列除了認同外，個人時間的考量絕對是重點，所以吸引學員加入志工的行列只是目的之一，提供志工與學員有相互瞭解的機會才是重點，沒有跨出第一步，就無法有後續的期待。

而認為公共論壇『有點生硬，內容乏味』的學員與志工共僅 15 人勾選，僅佔本問卷總人數的 6%，顯示多元的議題及多樣化的呈現方式（如演講、討論、電影、紀錄片、成果分享會等）已經達到吸引學員注意的效果。從學員及志工受公共論壇的影響及對內容的認同程度看來，學員的公共性及批判性其實已經漸漸引發出

來。

Paulo Freire 認為若要批判地教與學，則需透過以下過程：命名、批判地反省、行動。板橋社區大學所設計的公共論壇即試圖塑造出這樣的歷程，讓學員去對社會環境問題命名、進而能批判性的反省，再試圖引發學員採取行動。但每個人的對公共性及批判性的認知所需時間或接受程度皆不一，因此無論公共論壇或是公共性社團都只是帶領學員朝向公共化的『過程』，因此此份問卷的結果呈現乃是學員在這個受試時段對公共性議題的看法。

三、請問您對學校志工的看法？

本題主要想瞭解一般學員對板橋社區大學志工的認識及理解狀況為何（如表 4-7），發現『只知道有志工，但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有 97（47.5%）最多，而『與他們接觸，使我更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或理想』有 35 人（17.2%），『我曾經接觸他們，知道他們的運作』則有 34 人（16.7%），『不清楚學校有志工』33 人（16.2%），『他們的表現吸引我加入志工的行列』10 人（4.9%），『其他』與『無填答』皆是 6 人（2.9%）。

表 4-7 學員與志工對學校志工的看法（可複選）

選項	學員			志工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不清楚學校有志工	33	16.2%	4	1	2.4%	7
只知道有志工，但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97	47.5%	1	11	26.2%	3
我曾經接觸他們，知道他們的運作	34	16.7%	3	16	38.1%	1
與他們接觸，使我更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或理想	35	17.2%	2	14	33.3%	2
他們的表現吸引我加入志工的行列	10	4.9%	5	9	21.4%	4

其他	6	2.9%	6	3	7.1%	5
無填答	6	2.9%	6	2	4.8%	6

從本問卷數據發現 47.5%的學員知道學校有志工，卻不清楚志工實際上在做什麼，這可能跟學員不知道公共性社團即是志工性質的社團有關，且學員來學校通常直接就去課堂上課，下課也馬上就離去，並不會有特別接觸公共性社團的機會，另外志工即使也在一般課程選修上課，也不會特地跟大家表示自己是志工的身份，因此才会有這麼多的學員只知道學校有志工但不清楚他們在做什麼。張蕙雯認為：

『因為志工並不是來服務學員的，所以對這樣的數據不會感到意外。但是要檢討如何讓成果彰顯出來讓大家知道，例如，新移民女性社團在公共論壇分享成果，大家都會很感動，但若是原住民社或是大漢溪社的分享，大家並不會覺得他們是志工。另外，志工也會上其他課程，分散在各班，他們也不會主動去告知別人自己是志工。基本上，板橋社大的志工是『社會志工』，服務社會，而不是服務學校。』（張蕙雯，A1）

相對於不清楚志工狀況的學員，選擇『我曾經接觸他們，知道他們的運作』與『與他們接觸，使我更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或理想』或『他們的表現吸引我加入志工的行列』的學員合計有 38.8%，也就是說同時也有不少人對志工是瞭解的，甚至透過志工瞭解板橋社區大學的理念。這也符合行政團隊期待透過志工來與一般學員做理念溝通。板橋社區大學將戶外活動交由社團志工帶領、提供場次讓公共性社團在公共論壇分享成果、幫社團印製折頁介紹成果、製作介紹社團的看板、等，皆是想增加學校志工與學員對話的機會，且唯有當學員瞭解板橋社區大學想要推動的社團類型與其他學校社團的差異處時，才能理解板橋社區大學自許為社會關懷團體所為何來。

另外，在志工的數據統計裡，也有 26.2% 的志工不清楚本身即是志工的身份，這是因為部分公共性社團的屬性較不易立即發生幫助人的『行動』，例如『哲學諮商社團』或『藝術欣賞與創作』社團，但行政團隊對於是否要對這一群對自己『志工』身份不清楚的志工們直接告知他們所代表的身份，採取的態度是不強迫在這個身份名稱上的認知，因為志工的公共性有無被引發遠比他是否知道自己的身份來的重要。

四、板橋社大校園設置許多看板或展示，請問您的看法？

對於用來塑造學校環境氣氛的看板布置，從本問卷數據（如表 4-8）顯示學員以『大概瞄過，沒有深入看仔細』的人數幾乎過半為最多，有 100 人（49.0%），『看過內容，因而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與風格』的學員有 54 人（26.5%）排序第二，『我認同板橋社大設置看板或展示的作法』則有 45 人（22.1%），『我曾經跟同學討論過看板或展覽的內容』13 人（6.4%），『不清楚，從來沒有去看過內容』12 人（5.9%），『看過內容，但是有很多疑問』及『我希望可以加入環境布置的行列』一樣有 8 人（3.9%），『無填答』5 人（2.5%），『其他』2 人（1.0%）。

表 4-8 學員與志工對板橋社大校園設置看板或展示的看法（可複選）

選項	學員			志工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不清楚，從來沒有去看過內容	12	5.9%	5	1	2.4%	6
大概瞄過，沒有深入看仔細	100	49.0%	1	16	38.1%	2
看過內容，但是有很多疑問	8	3.9%	6	7	16.7%	4
看過內容，因而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與風格	54	26.5%	2	15	35.7%	3
我希望可以加入環境布置的行列	8	3.9%	6	2	4.8%	5
我曾經跟同學討論過看板或展覽的內容	13	6.4%	4	7	16.7%	4
我認同板橋社大設置看板或展示的作法	45	22.1%	3	18	42.9%	1

其他	2	1.0%	8	0	0.0%	7
無填答	5	2.5%	7	1	2.4%	6

在志工的部分，排名前三的選項分別是『我認同板橋社大設置看板或展示的作法』有 18 人 (42.9%)、『大概瞄過，沒有深入看仔細』有 16 人 (38.1%)、『看過內容，因而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與風格』則有 15 人 (35.7%)。雖然志工在認同看板的設置及看過看板的人數比例上都比學員來的高，僅大概瞄過看板的人數比例也比學員低，但『大概瞄過，沒有深入看仔細』還是一個普遍現象，志工與學員兩者在看法上的排列落差並不大。

從本問卷數據看來，雖然學員或志工會透過觀看看板來瞭解板橋社區大學的運作與風格，或也認同看板的設置，或者也會與同學討論看板內容，但是多數的學員對於看板還是『瞄過，沒有仔細看』，不過這樣的現象卻也在行政人員的預料中且不意外，張蕙雯就說：

『板社大的目的，只要學員有瞄過就好，不會要求他們去細看內容，因為看板的功​​能，其實是要凸顯這個學校的風格、整體氣氛，要讓學員即使是用瞄的，也要能感受這個學校的公共性氣氛，知道學校在做什麼。我們也知道學員不會去細看，即使看板的標語很繞口也無所謂，重點是要有凸顯並塑造出學校氣氛。如果看板都是一些公告的資訊，如何呈現學校特色？』(張蕙雯，A1)

溫茲廷對於學員無法細看看板的原因，提出他的觀察發現：

『你在這個校園裡面，你可以發現看板占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都是寫一些很公共性的事情，我覺得問題可能是出自於說…一來他們都在上班，七點的時候為了要趕上課，都有點急急忙忙，有時候都有點來不及了，所以有時候就沒有辦法好好仔細去看這個內容或是去思考這個事情』

(溫茲廷, AI)

正如行政團對所言，學員多半無法長時間駐足於展示的看板面前，但即使學員每天匆匆經過，也要營造出會讓學員覺得這是個有辦學理念在支撐的學校，因此在公共空間如此不足的校區，每一片看板都必須發揮他最大的功用，不是為了公告校務，而是要傳達社區大學的公共性與批判性。

五、您覺得板橋社大哪些作法符合推動『公共性』的理念？

本題想瞭解學員與志工認為板橋社區大學有哪些作法符合『公共性』，並藉以瞭解學員與志工對『公共性』的認知為何。在學員的問卷數據統計顯示(如表 4-9)認為『公共性社團的成立』有符合公共性理念的有 69 人(33.8%)最多，接著依序是『公共論壇所提供的主題』50 人(24.5%)，『設立公共論壇』及『板橋社大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都有 48 人(23.5%)，『戶外活動或導覽舉辦的主題』及『我不瞭解什麼是『公共性』』也是 46 人(22.5%)，『板橋社大的志工制度』34 人(16.7%)，『校園環境布置』33 人(16.2%)，『受聘老師的上課內容』19 人(9.3%)，『無填答』8 人(3.9%)，『其他』3 人(1.5%)，『都沒有』2 人(1.0%)。

表 4-9 學員與志工認為板橋社區大學哪些作法符合推動『公共性』的理念(可複選)

選項	學員			志工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我不瞭解什麼是『公共性』	46	22.5%	4	4	9.5%	9
公共論壇所提供的主題	50	24.5%	2	23	54.8%	1
設立公共論壇	48	23.5%	3	19	45.2%	2
戶外活動或導覽舉辦的主題	46	22.5%	4	16	38.1%	3
公共性社團的成立	69	33.8%	1	15	35.7%	4
校園環境布置 (例如：看板、展覽的內容)	33	16.2%	6	13	31.0%	6

板橋社大的志工制度	34	16.7%	5	14	33.3%	5
板橋社大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	48	23.5%	3	11	26.2%	7
受聘老師的上課內容	19	9.3%	7	5	11.9%	8
都沒有	2	1.0%	10	1	2.4%	11
其他	3	1.5%	9	0	0.0%	12
無填答	8	3.9%	8	3	7.1%	10

本題的選項除了『我不瞭解什麼是『公共性』』、『都沒有』、『其他』外，其餘選項在行政團隊看來，都有蘊含推動『公共性』的動機，但從學員的角度出發卻在認同程度上有些微差異。只是從選擇的人數多寡來排序後發現前三名（『公共性社團的成立』、『公共論壇所提供的主題』、『設立公共論壇』）選項中皆包含有『公共』二字，這不禁讓人懷疑學員是否除了真的認同前三名的作法，同時也因為文字裡包含『公共』的字眼而容易選擇該選項，會有此假設是因為排序第一的選項『公共性社團的成立』與第五的選項『板橋社大的志工制度』在實際運作上其實是相同的意思，卻在比例上卻相差了17.1%，另外從本問卷第三題有47.5%的學員『只知道有志工，但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也可以發現學員對於公共性社團的意義與志工性質的認知連結還是有所落差。

本題每個措施的選項都能獲得學員相當比例的認同，其中對『板橋社大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有23.5%的學員贊同符合公共性的理念，但在『受聘老師的上課內容』方面，僅9.3%的學員認為符合公共性，推測原因可能與學員賦予『公共性』這個字詞的定義有關，例如較能被學員接受的選項皆有社會關懷的意象在裡面，另外，對部分生活藝能課程（如：性感風姿肚皮舞、愛爾蘭踢踏舞入門、佛拉明哥舞、Hi-low 綜合有氧班、等）的講師來講，要如何在授課過程中直接展現公共性也是一樣挑戰，而這也是行政團隊提到他們必須不斷與講師開會溝通的原因之一。

在志工的統計數據裡，與學員看法差異最大的選項是『我不瞭解什麼是『公共性』』，相較於有 22.5%的學員勾選此選項，僅有 9.5%的志工勾選此選項，顯示志工自認為對『公共性』的理解有一定的程度，這從志工在其他選項的認同比例都高於學員約 10~20%也可以看出他們對行政團隊藉由各種方式展現公共性較能體認。

六、您覺得以下哪些內容符合『批判性』的精神？

與上一題的用意相仿，本題則是以板橋社區大學另一強調重點『批判性』為主題，但數據統計結果（如表 4-10）卻大不相同，以『我不瞭解什麼是『批判性』』有 86 人（42.2%）最多，接下來依次分別是『公共論壇的主題』有 48 人（23.5%），『公共性社團的主題』有 32 人（15.7%），『授課講師風格』有 24 人（11.8%），『校園環境布置』有 19 人（9.3%），『無填答』有 18 人（8.8%），『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有 17 人（8.3%），『板橋社大的整體風格』有 14 人（6.9%），『工作人員的風格』有 7 人（3.4%），『其他』有 5 人（2.5%）。

表 4-10 學員與志工認為板橋社區大學哪些措施符合『批判性』的精神（可複選）

選項	學員			志工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我不瞭解什麼是『批判性』	86	42.2%	1	10	23.8%	4
公共論壇的主題	48	23.5%	2	18	42.9%	1
公共性社團的主題	32	15.7%	3	15	35.7%	2
校園環境布置 （例如：看板、展覽）	19	9.3%	5	7	16.7%	7
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	17	8.3%	7	9	21.4%	5
授課講師風格	24	11.8%	4	12	28.6%	3
工作人員的風格	7	3.4%	9	8	19.0%	6
板橋社大的整體風格	14	6.9%	8	10	23.8%	4
其他	5	2.5%	10	1	2.4%	9

無填答	18	8.8%	6	3	7.1%	8
-----	----	------	---	---	------	---

在志工的部分，雖然選項上的人數如『公共性』的數據一樣也比學員高出約10~20%的比例，但本題整體數據的表現卻也跟學員一樣在同樣措施選項的比例上有下滑現象，若將這兩題分別以『公共性』及『批判性』為主題的題目做比較，則有以下發現，如表4-11。

表4-11 學員與志工對板社大『批判性』及『公共性』推動的看法比較

選項	批判性				公共性			
	學員		志工		學員		志工	
	百分比	排序	百分比	排序	百分比	排序	百分比	排序
我不瞭解什麼是『批判性』 (我不瞭解什麼是『公共性』)	42.2%	1	23.8%	4	22.5%	4	9.5%	9
公共論壇的主題	23.5%	2	42.9%	1	24.5%	2	54.8%	1
公共性社團的主題 (公共性社團的成立)	15.7%	3	35.7%	2	33.8%	1	35.7%	4
校園環境布置	9.3%	5	16.7%	7	16.2%	6	31.0%	6
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	8.3%	7	21.4%	5	23.5%	3	26.2%	7
其他	2.5%	10	2.4%	9	1.5%	9	0.0%	12
無填答	8.8%	6	7.1%	8	3.9%	8	7.1%	10

雖然板橋社區大學在運作每一措施時，『批判性』與『公共性』的理念是同時兼具無切割的，但數據顯示，學員與志工仍然從中將『批判性』抽離，『公共性』才是他們所能理解的，且學員的反應比志工明顯。從數據發現兩主題多項選項的百分比相差近一倍，例如，學員不瞭解『批判性』(42.2%)比不瞭解『公共性』(22.5%)的人數多約一倍，認為公共性社團具『批判性』(15.7%)也比具『公共性』(33.8%)少約一倍，認為校園布置與整體課程設計安排具批判性的學員也比認為具公共性少約一倍。在以『批判性』為主題的選項裡，選擇『其他』或『無

填答』的人比以『公共性』為主題的人多出一倍多。另外，雖然志工的數據表現沒有像學員那麼明顯，但也可以看出志工對『批判性』的字眼是有疑慮的。

從這裡可以發現相較於『公共性』這樣的的中性字眼，學員與志工對『批判性』的字眼是保持距離而觀望的，張蕙雯認為：

『批判性這個詞語本身就讓人有負面的感覺，尤其以社大學員的年紀來看，他們出生的年代對『批判性』更是恐懼。』（張蕙雯，A1）

溫苡廷則認為：

『這跟社會的氛圍有關係，現在你從媒體或是任何一個管道來接收一個訊息的時候，你很容易接收到『公共性』這個東西，你很清楚知道公共性是什麼，有些人不用我們多說，他有知道環保就比較公共性，或者是說像能源啊，或者是社會的一些弱勢，就是說公共性的範圍，一般來講同情..或是媒體的宣導，我覺得他其實已經都非常的清楚了，所以他們就比較能瞭解公共性。『批判性』呢，一般是一方面本身對這個名詞還有待加強，二方面是批判性這個字詞的指涉時常會讓大家懼怕，是不是會引起革命，會不會引起動亂，會不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或是不安定，這個是因為他名詞本身的指涉就不是很明顯，或是他帶來是負面的意義，所以學生就比較更不容易理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問題。公共性已經大家都非常清楚了，比如說現在不會有人說贊成我們不要去幫助弱勢，不敢有人講這種話了嘛，公共性已經非常OK了，說老實話。』（溫苡廷，A1）

Paulo Freire (2005) 認為字詞的構成中，有兩個面向：反省與行動。當一個字詞被剝奪了行動的面向時，反省的部分就立即會受到池魚之殃；當字詞只是空談時，他就會變成咬文嚼字 (verbalism)，變成一種已經異化或是正在異化中

的『廢話』。另一方面，如果只強調行動，卻導致對反省的妨礙，字詞就會轉變為一種盲動 (activism)。盲動即為了行動而行動，會造成對於真實實踐的否定，也會使對話成為不可能。因此，對板橋社區大學團隊來講，真實的反省與行動才是最重要的，雖然學員可能對『批判性』這個名詞存有戒心，行政團隊覺得到也無妨，因為即使有些學員其實是已經實際『做』了一些具有批判性及公共性的參與，也可能還不自覺，行政團隊也不會特地去告知學員：你有『批判性』、你有『公共性』。而有些保持只來學才藝或運動心態的學員，則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引導他，無須強迫。Ira Shor 在為受壓迫者教育學做台灣中文版的序時提及，改造學校與社會是一件如此長遠而困難的計畫，它不僅需要堅忍、愛心、變通，也需要有幽默及謙卑；在課堂之中，主張批判觀點的教師必須不以否定學生來作為其肯定自身觀點的前提，因為學生也有不同意的權利，後者不應該在爭辯或懲罰中，被強迫接受教師的觀點。而且最重要的是 Paulo Freire (1978) 所加上的但書，『實驗補能夠全盤移植；他必須重新創發』，這提醒我們必須要去創造出能夠適合我們所處境教育學。

七、對於板橋社大強調『公共性』的理念及批判的精神，您的看法如何？

本題為一單選題，目的想瞭解學員與志工對於板橋社區大學強調公共性的理念及批判的精神之看法。統計學員的看法(如表 4-12)，以『所知有限，無法回答』為最多學員勾選，有 80 人 (39.2%)，接下來依序是選擇『同意』有 65 人 (31.9%)，『有一點同意』有 22 人 (10.9%)，『無填答』有 14 人 (6.6%)，『很同意』有 13 人 (6.4%)，『有一點不同意』及『不同意』皆有 3 人 (1.5%)，『很不同意』有 2 人 (1.0%)。

表 4-12 學員對於板橋社大強調『公共性』的理念及批判的精神的看法（單選）

選項	學員			志工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很同意	13	6.4%	5	10	23.8%	2
同意	65	31.9%	2	13	31.0%	1
有一點同意	22	10.9%	3	7	16.7%	3
有一點不同意	3	1.5%	6	1	2.4%	4
不同意	3	1.5%	7	0	0.0%	5
很不同意	2	1.0%	8	0	0.0%	5
所知有限，無法回答	80	39.2%	1	10	23.8%	2
無填答	14	6.9%	4	1	2.4%	4

本問卷有 49.2% 的學員態度是採『很同意』、『同意』及『有一點同意』，『很不同意』、『不同意』及『有一點不同意』則僅佔 4.0%，只是仍有 39.2% 的學員選擇較保留的答案『所知有限，無法回答』，這可能與題中提到『批判的精神』及受剛填答完上一題『對批判性的看法』所影響有關。但大抵還是可以發現學員對於板橋社區大學的辦學理念是採肯定的態度。

志工對板橋社區大學的高度認同則可以從數據上明顯發現，71.5% 的志工選擇了『很同意』、『同意』及『有一點同意』，『有一點不同意』僅 2.4%，『不同意』及『很不同意』更是無人選擇，『所知有限，無法回答』則是 23.8% 的比例，也比學員來的低。從志工對板橋社區大學的高比例認同，可以看出行政團隊對經營志工的投入是有成效的。

八、請問您是否有話想跟板橋社大說呢？

另外，在開放式問答方面，針對此題有填寫意見者，包括學員與志工共計 41 人，以對校舍環境的建議最多，其次是對行政團隊的鼓勵，也有些是對課程安排

的建議與疑問，如以下分析討論：

1. 學員對環境的建議

- * 教室可以換好一點嗎
- * 教室地板請重鋪
- * 教室設備及環境有待再改進
- * 蚊子太多，電風扇太老舊
- * 上課時蚊蟲太多，光線不足，其餘都很好
- * 教室不夠乾淨，沒有冷氣
- * 請改善學習環境及設施，如加裝冷氣
- * 學習是很好的時間支配，但社大環境卻成為一種磨練，尤其天氣變熱，沒冷氣更是折磨，希望能有冷氣

2. 學員對課程的建議

- * 為何其他地方的社大都是十八堂課，只有板社大十六堂課；另建議改善教室環境
- * 網路上的課程資訊，希望能夠多加詳細
- * 鼓勵學員多選一些不同的課程，並能參與校內外的公共事務
- * 對人文關懷上做很大的努力，但實用性課程不多，無法吸引更多的人來選課
- * 課程能更廣泛

3. 學員對行政團隊的鼓勵

- * 很感謝社大的用心，提供好的課程
- * 請堅持下去
- * 很棒的組織，謝謝大家的幫忙、參與，讓一般民眾能有學習的機會
- * 謝謝，辛苦了

*社大是個發現學習樂趣的好地方

*能多一個地方進修，感覺真好

*加油，thank you all

*有板橋社大，讓我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學員與志工提出最多的建議是關於學校環境的改進，包括校舍老舊、設備不佳、沒有冷氣等。板橋社區大學當初被迫遷出江翠國中後，透過各種人脈管道好不容易找到板橋高中有教室閒置，由於此棟校舍已經老舊，校方不再使用，且計畫等待經費補助後即要重新拆建，在此之前便答應先出借給板橋社區大學。校舍本身的老舊問題是向來經費拮据的板橋社區大學無法解決的，僅能就最需要整修的地方盡量補足，行政人員面對學員提出校舍老舊的問題時，也會耐心說明，溫茲廷說：

『有些人就會說你們這個都怎樣怎樣，可是我們也都會耐心的解釋啦，因為畢竟就是說…我們會跟他們說這個是一個公共的資源，免費的大家可以使用，所以很多時候沒有辦法要求他做到盡善盡美，因為我們畢竟所付的金額是非常少的，那再一個方面就是說如果就一個環保的立場來講，我們這種廢棄教室的利用，其實也不是一件壞事啦，所以講了，同學也就還OK啦。』（溫茲廷，A2）

也由於此校舍的老舊問題，使得板橋高中已經確定在2006年底拆除校舍重新改建，板橋社區大學也將搬遷至大觀國小，最惱人的環境問題因此得以解決，屆時連當初因為缺乏適合場地而停止舉辦的文化夜市或許也有機會可以重新啟動；因為公共空有限小而僅能做少量環境布置的問題，也期待可以在新的校區做全面的重新規劃布置。

八年來板橋社區大學一直都在這一棟老舊的校舍辦學，從每年都會有約六成的舊生繼續選課看來，板橋社區大學勢必有他吸引人的地方，對於這一點，行政團隊歸功於有一群實力堅強的講師群及向心力十足的志工們，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板橋社區大學在教師挑選及後續溝通的成效已經逐漸展現。溫苡廷說：

『其實我們學校的一個特點，我自己以為是說老師都非常強，所以大家對課程的內容都非常滿意，就是說你可以看嘛，在這麼爛的環境，他們都還是願意來，這是因為老師很強，比外面的老師強很多，不然外面他們有冷氣，他們怎麼還不去，所以這跟我們老師的選擇很有關係，老師對這個地方的認同，其實很有關係。』（溫苡廷，A2）

張蕙雯也如此表示：

『其實連評鑑委員都對我們的環境不是很滿意，但是即使環境如此不佳，學員還是願意來上課，也表示學校公共性的氣氛很成功，老師的陣容也很強，即使救國團就在旁邊，學生也會來選擇板社大，板社大真的花了很大的心力去經營老師。』（張蕙雯，A1）

從板橋社區大學設校以來，辦學理念的實踐落實經常遇到現實狀況的挑戰，例如在課程週數部分，除了原本訂定的十八週課程，還額外增加試聽課程，每堂課也都上滿三小時，但試辦下來發現講師的負擔因此增加很多，學員通常也容易產生疲態，到最後幾週的課程，學員的學習狀況已經慢慢變差，導致最後幾堂課已經開始舉辦聚餐的活動。每天上課到十點，除了學員講師在體力上都負荷不了外，回家的時間已晚也讓人擔憂。因此，板橋社區大學將課程週樹叢原本十八週外加試聽課程，縮減為共計十六週，但若遇假日停課則該堂課需延一週結束，也就是說需上滿十六週。每天的下課時間也提早至九點半下課，讓學員講師及行政人員都可以盡早下課回家。甚至連招生簡章也做過改善，一開始簡章裡對每位老師、每堂課都仔細做介紹，但卻發現這樣的簡章所需的紙張過多且非常不環保，

而學員其實只要參加試聽即可知道該堂課將如何進行，因此現在的招生簡章則以簡單清楚為主要設計依據，另外，板橋社區大學的網站也在 2006 年底完成網頁更新，力求凸顯板橋社區大學的辦學風格及方便學員使用。板橋社區大學行政團隊認為只要理念已經架構在腦袋裡，校務行政措施隨時都可以因應現況而改變，因為永遠都沒有最完美的形式，方法隨時都可以再改善。

九、小結

整體看本問卷的填答者有 36.8%的學員在板橋社區大學修課年資是一年以下，兩年以內修課年資的學員則累計有 65.7%，在這一批『新鮮』的填答者中，從各問題的統計數據顯示，發現他們容易融入板橋社區大學所運作的體制或對板橋社區大學的辦學認同程度頗高，例如：有 45.1%的學員認為可以透過公共論壇瞭解更多的社會環境問題、49.5%的學員在參與公共論壇後可以從更多面向來思考社會環境問題、依程度不同，累計有 49.2%的學員同意板橋社區大學強調『公共性』的理念及批判的精神。溫苾廷對此現象表示：

『其我們以前做過講師的教學調查，其實也是有這個結果，就是說他們在做問卷的時候不忍心…就是說我有時候感覺他們並不會很真實的呈現自己的意見啦，有時候是這樣子。如果說像這種問卷，你去挑公共性社團，那講好的，肯定比現在更多，就是你的取樣是公共性社團，那講好的，我肯定更多。』（溫苾廷，A3）

『或許也是他們也有在外面學習過，也有在很多地方學習過嘛，覺得這裡氣氛就是不一樣，比如說他們在救國團，那他們沒有任何人可以諮商，救國團就是很純粹，就是活動，互動沒有那麼多，所以他對那個環境就不會像對我們這個環境產生這麼大的好感，也是有可能啦。』（溫苾廷，A4）

『因為我們的學生也是有很多是人家介紹來的，就是比如說誰他就帶他親朋好友來，也是會，因為就像我講的，老師其實占很重要的部分，如果說你老師好，大家就會衝那個老師來，這個還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像我們的英文老師、什麼老師，都比外面好，比較沒有那麼功利性，而且他懂的跟學生溝通，不是上對下的關係，這還是很有幫助的。』（溫苾廷，A4）

因此行政人員認為學員或志工對板橋社區大學的向心力、願意與學員互動溝通的堅強講師陣容、與其他有開類似課程的機構相比更多一點辦學理念在裡面的社區大學，都是吸引學員前來板橋社區大學的眾多原因之一。社區大學作為一個社會改革運動，批判性與公共性既是本質也是目的，因此只要行政團隊願意堅持既有的理念，一點一滴的累積，成果是可預見的，如 Barndt (1995) 所強調，在批判教育的歷程中，人們將能夠發展他們對於自身社會現狀的了解與意識，進而能強化他們的能力，並組織起來改變現狀。

如 Joan Wink (黃柏叡、廖貞智，2005；Joan Wink，2000) 指出，批判教育學邀請我們去指名，將議題丟到檯面上，然後提供一個安全的地方讓所有的人能加以思考、談論並開始進行解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採取行動並為全體建立一個更有正義的社會。細緻的看待板橋社區大學的運作，公共論壇、公共性社團、經挑選的課程、設計過的戶外活動、看板設計、、、等，皆是這樣一個『安全的地方』，因此如行政團隊所言：『當學校某種氣氛已經固定，新生來到這個學校也就很容易進入狀況，只要學校的經營方向沒有錯，一切都會 OK 的！』

參、 講師基本資料分析與討論

講師的問卷在基本資料的填答部分省略『是否曾經擔任過社團志工或校務志工』、『擔任志工的年資』等問題，僅就性別、年齡、最高學歷、職業、授課年資等做分析。問卷數據統計的結果如表 4-13。

表 4-13 講師基本資料

項目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性別	女	19	50.0%	1
	男	14	36.8%	2
	無填答	5	13.2%	
年齡	20 歲 (含) 以下	0	0.0%	
	21~30 歲	1	2.6%	
	31~40 歲	21	55.3%	1
	41~50 歲	12	31.6%	2
	51~60 歲	2	5.3%	
	61 歲 (以上)	0	0.0%	
	無填答	2	5.3%	
最高學歷	國小	0	0.0%	
	國中	0	0.0%	
	高中職	2	5.3%	
	大專、大學	10	26.3%	2
	研究所 (以上)	24	63.2%	1
	無填答	2	5.3%	
職業	農	0	0.0%	
	商	0	0.0%	
	公	1	2.6%	
	教	7	18.4%	
	軍	0	0.0%	
	工	0	0.0%	
	服務業	0	0.0%	
	學生	0	0.0%	
	自由業	17	44.7%	1
	家庭主婦	0	0.0%	
	退休	0	0.0%	
	無	1	2.6%	
	其他	0	0.0%	
	無填答	12	31.6%	2
授課年資	1 年以下	1	2.6%	
	1-2 年	2	5.3%	
	2-3 年	6	15.8%	2

3-4 年	5	13.2%	
4-5 年	5	13.2%	
5-6 年	4	10.5%	
6 年以上	4	10.5%	
無填答	11	28.9%	1
人數總計	38	100.0%	

一、性別

在 38 名講師中，有 19 名（50.0%）女性及 14 名（36.8%）男性，無填答則有 5 名（13.2%）。板橋社區大學每年因開課數量不同，講師人數大致在 65~80 人之間，女男講師比例也會因為每學期的開課成功與否而有些微變動，但大多維持女男 1:1 的比例。本問卷則以女性講師填答者較多。

二、年齡

填答本問卷的講師年齡以 31~40 歲最多人，有 21 人（55.3%），接下來依序是 41~50 歲有 12 人（31.6%）、51~60 歲有 2 人（5.3%）、21~30 歲只有 1 人（2.6%），20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都沒有人，本題無填答者則有 2 人（5.3%）。

三、最高學歷

在學歷的部分，講師擁有研究所（以上）的人數最多，有 24 人（63.2%），接下來則是大專、大學有 10 人（26.3%）、高中職有 2 人（5.3%），國中、國小則無，本題無填答者有 2 人（5.3%）。

板橋社區大學表示他們在找講師的過程並不會設定需具備碩士學歷的條件，因為這根本就違背社區大學延聘講師的理念，但即使他們到劇團找肢體課程的講師，也都已經是個個具研究所學歷。本問卷 38 名講師中就有高達 24 人具有研究

所學歷，其中 31~40 歲的 21 名講師中有 15 人具研究所學歷，41~50 歲的 12 名講師則有 8 人具研究所學歷，這與社區大學近年來學員的學歷有逐漸升高的趨勢一樣，台灣目前正走向一個高學歷的時代，換個角度想，既然不管老師或學員的學歷都有逐漸升高的現象，那麼板橋社區大學要與講師或學員溝通理念的方式不管是透過活動舉辦、文字宣傳或校園環境布置，這些有形無形互動方式應該都能將理念傳達給講師或學員。板橋社區大學八年來不放棄理念的溝通與實踐成效，即使在本研究的問卷數據也都可以循得蛛絲馬跡。

四、職業

講師的職業以勾選『自由業』最多，有 17 人 (44.7%)，教職有 7 人 (18.4%)、『公』及『無』各有 1 人 (2.6%)，農、商、軍、工、服務業、學生、家庭主婦、退休、其他皆無人勾選，本題無填答有 12 人 (31.6%)。

研究者探究講師為何勾選職業以『自由業』最多，發現這群講師們雖擁有高學歷，卻多數沒有一固定職業，其中幾位或許就是黃武雄當時所稱社會運動留下的『知識盲流』，另外，研究者發現其他講師很難在此職業別選出適合他們的職業名稱，例如肢體課程的講師除了在社區大學教授課程，也會參與在各劇團或舞團，有些人文學的講師本身也是藝術創作者或個人工作室，甚至有些講師目前還在攻讀博士班。也就是說當這些講師在無法給自己一個確切的職業名稱時，『自由業』似乎就成了最符合他們現況的職業名稱了。

五、授課年資

講師在板橋社區大學授課的年資方面，2-3 年資歷的講師有 6 人 (15.8%)、3-4 年及 4-5 年資歷各有 5 人 (13.2%)、5-6 年及 6 年以上資歷的講師也都是 4

人(10.5%)、1-2年資歷的講師有2人(5.3%)、1年以下資歷的講師僅1人(2.6%)，而本題無填答者最多，有11人(28.9%)。

本題無填答者人數甚多，可能與本問卷在此題題目為『修課年資』有關，講師或許認為此題是提供學員或志工作者答用，因此略過此題而無作答。而累計有63%講師資歷在兩年以上，行政人員表示除了自行前來來應徵的講師外，學校也會主動在各領域尋找合適的講師人選，由學校主動邀請來的講師基本上在理念的溝通已不是問題，與學校的運作機制也能配合，若是剛進入社區大學脈絡的講師，行政團隊則需先花點的時間來與講師溝通，從多數講師的年齡及學經歷看來，理念的溝通其實不難，而從具體的課程呈現即可發現彼此是否有達成共識。板橋社區大學的講師群流動率不高，一旦講師能夠認同一個學校的辦學理念，多半都會繼續留下來任教，行政團隊表示與講師的溝通從來不間斷，剛開始因為彼此不熟悉會非常密集的與各領域講師開會溝通，目前雖然講師陣容已經穩定下來不需要像過去那樣密集開會，但適時的提醒與關心講師近況則有助於讓講師保持有理念的教學而不易產生疲態，因為教育的重點不在技術，而是『目的到底是什麼？』。

肆、講師問卷問卷內容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試圖沿用此問卷以初步瞭解講師對板橋社區大學為實踐理念的措施之看法及意見，雖然本問卷有 6 題複選題、1 題單選、1 題開放式作答，但在講師的問卷數據統計後發現普遍存在同一張問卷單選作答多於複選作答的結果，也就是說雖然講師知道可以複選答案，但仍會選擇最符合他們看法的單一選項，以下逐一分析呈現：

一、請問您對『公共論壇』的看法及感受為何？

本題講師對學校運作『公共論壇』的看法（如表 4-14）以對『它讓我有機會瞭解更多的社會環境問題』的認同度最高有 20 人（52.6%），接下來也有多人認同的則是『它提供大家有公開討論意見的機會』有 17 人（44.7%）、『我認同板橋社大『公共論壇』的作法』有 16 人（42.1%）。

表 4-14 講師對『公共論壇』看法及感受（可複選）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因為規定，我只好參加活動	0	0.0%	
可以從中獲得下學期學術課程的優惠	2	5.3%	
因此犧牲一堂正課，真可惜	4	10.5%	
已經習慣每學期都有一次，去聽就對了	4	10.5%	
很期待每學期『公共論壇』的到來	8	21.1%	
它提供大家有公開討論意見的機會	17	44.7%	2
它讓我有機會瞭解更多的社會環境問題	20	52.6%	1
我認同板橋社大『公共論壇』的作法	16	42.1%	3
其他	3	7.9%	
無填答	0	0.0%	

這樣的數據顯示多數講師對學校長年經營『公共論壇』的肯定與認同。行政團隊在學校成立初期及每一位講師剛進入社區大學脈絡時都會不斷的與講師溝通理念及作法，長年下來，無法適應或配合學校運作的講師逐漸汰換，可以認同板

橋社區大學的講師則對學校運作的配合意願也會比較高。另外，本問卷講師在板橋社區大學資歷大多超過兩年以上，這方面數據可以凸顯講師群與板橋社區大學間的默契，如此也不難理解講師對板橋社區大學運作『公共論壇』作法的認同。

二、請問參加『公共論壇』有沒有帶給你任何改變？

公共論壇帶給講師最大的影響（如表 4-15）以『我更從多面向的去思考對於環境社會問題』最多，有 27 人（71.1%）選擇此選項，接下來兩項較高比例的則是『我更想採取行動來解決問題』有 15 人（39.5%）、『我更主動的關心社會環境問題』有 6 人（15.8%）。講師在勾選本題選項時，以單一選項為主，38 名講師中就有 26 人以單選處理選項，例如選擇『我更從多面向的去思考對於環境社會問題』的 27 中，就有 17 人僅勾選此選項而不再勾選其他答案，15 名選擇『我更想採取行動來解決問題』的講師也有 7 人單選此選項，也就是約七成的講師以最適合的單一選項表達公共論壇對他們的影響。

表 4-15 講師參加『公共論壇』後的改變（可複選）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聽聽而已，沒什麼影響	1	2.6%	
有點生硬，內容乏味	1	2.6%	
我更勇於表達自己的觀點	2	5.3%	
我更從多面向的去思考對於環境社會問題	27	71.1%	1
我更主動的關心社會環境問題	6	15.8%	3
我更想採取行動來解決問題	15	39.5%	2
我是更想加入社團擔任志工	1	2.6%	
其他	0	0.0%	
無填答	1	2.6%	

本題設計的目的在於瞭解志工、學員及講師在參與公共論壇後，是否有覺知或行為上的改變，數據統計發現以『我更從多面向的去思考對於環境社會問題』得到最多人所認同。認同的比例以講師最高（71.1%）、志工次之（66.7%）、最

後是學員（49.5%），講師在社區大學是最主要影響學員的角色，講師若能認同學校的理念及作法且本身也能深受影響，那麼對於社區大學理念的推動將是一股助力，板橋社區大學的講師也正扮演如此角色。

三、請問您對學校志工的看法？

講師對志工的瞭解以『與他們接觸，使我更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或理想』最多人選擇（如表 4-16），有 25 人（65.8%），其次則是『我曾經接觸他們，知道他們的運作』有 13 人（34.2%）選擇。38 名講師中有 31 人以單選處理本題。

表 4-16 講師對學校志工的看法（可複選）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不清楚學校有志工	0	0.0%	
只知道有志工，但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4	10.5%	3
我曾經接觸他們，知道他們的運作	13	34.2%	2
與他們接觸，使我更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或理想	25	65.8%	1
他們的表現吸引我加入志工的行列	3	7.9%	
其他	0	0.0%	
無填答	1	2.6%	

不同於學員大多不清楚學校志工的運作狀況，講師們對志工是熟悉而瞭解的。板橋社區大學透過成立公共性社團來實踐公共性及批判性的理念，講師們與社團志工接觸就是直接面對一個為實踐理念而運作的制度，當然有助於對板橋社區大學的認識，這裡也再度凸顯『志工』扮演學校與講師跟學員間橋樑角色的重要性及行政團隊為何會如此重視公共性社團的發展。

四、板橋社大校園設置許多看板或展示，請問您的看法？

關於板橋社區大學的校園看板布置及展示（如表 4-17），填寫本問卷的講師中有 23 人（60.5%）『看過內容，因而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與風格』，而『我認同板橋社大設置看板或展示的作法』則有 14 人（36.8%）次之，『看過內容，但是有很多疑問』及『我曾經跟同學討論過看板或展覽的內容』同樣都有 6 人（15.8%）。本題仍然有 28 位講師以單選處理選項。

表 4-17 講師對板橋社區大學設置看板或展示的看法（可複選）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不清楚，從來沒有去看過內容	0	0.0%	
大概瞄過，沒有深入看仔細	3	7.9%	
看過內容，但是有很多疑問	6	15.8%	3
看過內容，因而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與風格	23	60.5%	1
我希望可以加入環境布置的行列	3	7.9%	
我曾經跟同學討論過看板或展覽的內容	6	15.8%	3
我認同板橋社大設置看板或展示的作法	14	36.8%	2
其他	0	0.0%	
無填答	0	0.0%	

填寫本問卷的講師中有六成皆有看過校園看板布置或展示並且因而瞭解板橋社區大學的運作與風格，相較本問卷約五成的學員僅『大概瞄過，沒有深入看仔細』，講師較願意去瞭解這個學校的整體環境。由於板橋社區大學的看板都是用來介紹學校的公共性社團或公共性議題的探討而非一般公告事務用，講師因此可以發現自己所處的教學環境是有一個辦學有理念基礎在支撐的學校。

五、您覺得板橋社大哪些作法符合推動『公共性』的理念？

在本題的選項中（如表 4-18），講師認為符合『公共性』的作法以『板橋社大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最多，有 24 人（63.2%），其次較多人認同的選項分別是『公共性社團的成立』15 人（39.5%）、『戶外活動或導覽舉辦的主題』14 人

(36.8%)、『設立公共論壇』及『公共論壇所提供的主題』都是 13 人 (34.2%)、『板橋社大的志工制度』有 10 人 (26.3%)。本題在 38 位講師中，有 17 位講師以單一選項勾選答案。

表 4-18 講師覺得板橋社區大學哪些作法符合公共性的理念？（可複選）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我不瞭解什麼是『公共性』	0	0.0%	
公共論壇所提供的主題	13	34.2%	
設立公共論壇	13	34.2%	
戶外活動或導覽舉辦的主題	14	36.8%	3
公共性社團的成立	15	39.5%	2
校園環境布置（例如：看板、展覽的內容）	9	23.7%	
板橋社大的志工制度	10	26.3%	
板橋社大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	24	63.2%	1
受聘老師的上課內容	5	13.2%	
都沒有	0	0.0%	
其他	1	2.6%	
無填答	0	0.0%	

從數據發現講師認為『板橋社大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最符合公共性，甚至超過四分之一的講師（10 名）是單選『板橋社大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這個選項，這可能與板橋社區大學在延聘講師時所設立的條件有關，師資評議委員會在審查講師課程時，即是以課程內容設計是否符合公共性來評斷適合開課與否，因此大部分的講師才會認為板橋社區大學的課程安排能符合公共性。板橋社區大學這樣的作法，其實也已經讓講師們在進到這個學校前就能瞭解學校對公共性的重視，這也有助於日後與講師的溝通。

六、您覺得以下哪些內容符合板橋社區大學推動『批判性』的精神？

板橋社區大學的講師認為『板橋社大的整體風格』最符合批判性精神，有 21 人 (55.3%)，接下來較多講師勾選的選項依序是『公共性社團的主題』16 人 (42.1

%)、『公共論壇的主題』15人(39.5%)、『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14人(36.8%)、『工作人員的風格』13人(34.2%)、『授課講師風格』11人(28.9%)。38位講師中，仍然有17位講師以單一選項勾選答案(如表4-19)。

表 4-19 講師覺得板橋社區大學哪些作法符合『批判性』的精神？(可複選)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我不瞭解什麼是『批判性』	5	13.2%	
公共論壇的主題	15	39.5%	3
公共性社團的主題	16	42.1%	2
校園環境布置(例如：看板、展覽)	9	23.7%	
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	14	36.8%	
授課講師風格	11	28.9%	
工作人員的風格	13	34.2%	
板橋社大的整體風格	21	55.3%	1
其他	2	5.3%	
無填答	0	0.0%	

相較於上一題關於公共性的看法，沒有講師勾選『我不瞭解什麼是『公共性』』，本題卻有5位講師勾選『我不瞭解什麼是『批判性』』，而講師認為最符合公共性的『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卻不被認為是最符合批判性，而認為公共論壇及公共性社團的主題具批判性的比例則略高於公共性，甚至將『板橋社大的整體風格』視為最符合批判性的精神。另外，長期與講師溝通互動的工作人員，在講師眼中也是具批判性的特色，這與研究者的看法及工作人員自我的評語是相同的。

七、對於板橋社大強調『公共性』的理念及批判的精神，您的看法如何？

對於板橋社區大學強調公共性的理念及批判的精神，講師以高度認同來回應(如表4-20)，選擇『很同意』的講師有20人(52.6%)、『同意』有15人(39.5%)、『有一點同意』有1人(2.6%)、『所知有限，無法回答』有2人(5.3%)。

%)，無人選擇反對選項的『很不同意』『不同意』或『有一點不同意』。

表 4-20 講師對於板橋社大強調『公共性』理念及批判精神的看法（單選）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很同意	20	52.6%	1
同意	15	39.5%	2
有一點同意	1	2.6%	
有一點不同意	0	0.0%	
不同意	0	0.0%	
很不同意	0	0.0%	
所知有限，無法回答	2	5.3%	3
無填答	0	0.0%	

在學員及志工的問卷數據，皆以較中性的答案『同意』來表達對板橋社區大學辦學理念的支持，但在講師的部分，則選擇以高度認同的『很同意』選項來表達他們對板橋社區大學強調公共性理念及批判精神的支持。這表示這一群長期與行政團隊合作的講師們的確是已認同板橋社區大學的辦學理念而願意留下來持續開班授課，行政團隊與講師間不斷的溝通也在這裡看出成效。

八、小結

在講師的問卷統計裡，發現即使講師知道題目是複選題，仍然很容易從諸多選項中僅擇單一選項來表達他的看法，因此數據上會發生其中某一選項的百分比比例非常很高，而同題的其餘選項則勾選比例普遍不高。如表 4-21。從講師勾選的選項裡不難發現講師與學校在理念上的契合及默契，例如講師認為『板橋社大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是最符合公共性的理念，這與研究者進行行政人員訪談時所行政人員所強調的『課程名稱不是重點，重要的是課程內容的公共性在哪裡？』相符合。而講師認為『板橋社大的整體風格』是最符合批判性的精神，反應了行政團隊企圖營造的校園氣氛在此得到呼應。板橋社區大學強調的公共性理念及批判性精神得到講師以 52.6%『很同意』及 39.5%『同意』共計超過九成的

認同度來回應，更加凸顯講師與行政團隊對學校經營理念的契合與默契。

表 4-21 講師對問卷各題目最高比例的選項

題目	選項	勾選人數	百分比
1、請問您對『公共論壇』的看法及感受為何？	它讓我有機會瞭解更多的社會環境問題	20	52.6%
2、請問參加『公共論壇』有沒有帶給你任何改變？	我更從多面向的去思考對於環境社會問題	27	71.1%
3、請問您對學校志工的看法？	與他們接觸，使我更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或理想	25	65.8%
4、板橋社大校園設置許多看板或展示，請問您的看法？	看過內容，因而瞭解板橋社大的運作與風格	23	60.5%
5、您覺得板橋社大哪些作法符合推動『公共性』的理念？	板橋社大整體性的課程安排設計	24	63.2%
6、您覺得以下哪些內容符合『批判性』的精神？	板橋社大的整體風格	21	55.3%
7、對於板橋社大強調『公共性』的理念及批判的精神，您的看法如何？（單選）	很同意	20	52.6%

板橋社區大學要求講師在每學期的公共論壇當週停課一次並帶學員一起參加公共論壇，曾經有講師對行政人員表示因為上課重要，所以不會帶學員去參加公共論壇，行政人員處理這樣的講師就是在下一個學期即不再讓該名講師開課，講師起先認為自己的課很熱門，因此不認為學校真的不會讓他開課，但發現學校真的堅持不開課後，便回來求情，即使學生也來求情，學校方面還是以下學期因為教室不足而取消該堂課。行政人員表示先前已經讓該老師充分瞭解社區大學辦公論壇的用意，正式聘用前也都跟他談過，但是該老師仍然不理會學校的規定，且有挑釁的意味，所以便堅持不開課了，詹曜齊說：『學校一定要堅持立場，要讓講師及學員瞭解社區大學是玩真的』，在這件事情過後也更加確認了公共論壇的地位。

講師是扮演社區大學與學員溝通理念的最主要角色，若是連講師都無法瞭解社區大學的辦學理念，那麼我們如何企求學員瞭解社區大學的辦學用意，如何讓

學員感受同樣繳錢學習但是在社區大學學日文、學肢體課程、學寫作等就是跟一般的補習班不一樣，如此要如何能達到社區大學『知識解放、公民社會』的目標？這裡看到的是學校行政積極處理的強制力展現，但社區大學作為一場社會改革的運動，合作的伙伴當然要找理念能契合且願意配合學校不斷嘗試的措施，板橋社區大學從挑選講師的第一關到後續不斷與講師溝通互動，行政團隊自認付出相當多的時間與心力，對於學校每學期都能有固定且持續增加的學員數量，行政團隊也歸功給陣容堅強的講師團隊。整體而言，從本問卷可以看出板橋社區大學為實踐公共性或批判性所採取的各種作法從講師得到最高的認同度，志工次之，再來則是一般學員。而對於本研究的問卷調查數據成果，行政團隊認為『這無疑的驗證了學校的辦學理念與經營方向是正確的』（張蕙雯），對於這八年來不斷支持板橋社區大學的每一份子都是最大的肯定。一位日文講師（周明智，2006）在自己的部落格道出他在板橋社區大學兩年來的教學心得：

『在社大任教接近兩年，除了感謝，還是感謝。首先，感謝同學們的熱情提問。以前學生時代是爲了讀日文書而念日文，只是把日文當工具，一直沒辦法投入太大心力，更不用說動腦筋去研究一些深奧的語文問題。於是，許多日文問題就在得過且過的狀況之下念了十多年，沒什麼大突破。後來教了書，每天要應付同學們的熱情提問，回答得不好，心裏覺得愧疚，就會日思夜想，試圖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和看法。長久下來，終於達到現在成一家之言的形勢。所謂教學相長，兩年來了然于胸。其次，感謝同學們的熱情擁戴。不管是感情的低潮，還是事業的困境，定時去到課堂上和大家說說笑笑，聊天解惑，多半能有嶄新靈感另翻領悟。社大的同學，雖說多數是長我多年的大哥大姐，他們在課堂上不吝捧場，下了課也熱情邀約喝酒、唱歌研究日文，跨越年齡的這些社大情誼，令人感念。還有，感謝辦公室行政同仁勤勉精準的後防支援。由於他們的努力，前綫作戰得以糧草不缺、彈藥無虞，全力在教學的第一綫奮進作戰。除了感謝，還是感謝。』